

煙嶼樓文集四

光緒元年夏五
明人孫德祖謹題



烟嶼樓文集卷十三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四明志作者傳三

梅太府劉通判傳

梅應發廣德人

按時亭記自署桐川

喜抄書先世書皆傳寫習詞

科不成補太學

見清谷集師友淵源錄

理宗寶祐開慶閒以迪功

郎為慶元府學教授

開慶志序

判府吳潛作時亭及諸生祠

潛於學竝應發記之

開慶志二又一

官至太府卿

見師友淵源錄

劉錫字自昭

見丞相吟稿詩餘贈答題

永嘉人

見梅應發時亭記

寶祐閒以

奉議郎辟充沿海制置大使主管書寫機宜文字開慶

烟嶼樓文集十三

初新添差通判鎮江府

開慶志序

在制幕中多以詩詞與大

使吳潛相唱和

開慶志十一十二

今無有傳者

丞相詩詞稿中多稱劉制機自昭考制置司設機宜

文字但一員而其姓為劉則自昭必錫也惟第十二

卷曾稱劉架閣自昭慶元府雖有架閣庫然不聞辟

置僚屬而宋史職官志部曹有主管架閣庫豈自昭

曾膺是職後復判鎮江耶又宋史理宗紀景定元年

有國子監主簿劉錫或即係自昭或別自一人則不

能臆度矣

劉忠肅傳

劉黻字聲伯

宋史本傳

自號質翁

見蒙川遺稿

樂清人

宋史本傳按文及

翁黃翔龍諸記及袁桷師友淵源錄並稱永嘉人題其舊郡名耳

早有令聞讀書雁蕩

山之朝陽閣

宋史本傳及鄭淵孫朝陽閣記

理宗淳祐十年年三十四

試入太學伏闕上書攻丁大全送南安軍安置既至取

濂洛諸書摘其精要成濂洛論語十卷

宋史本傳

黻之攻大

全也與陳宜中黃鏞林測祖陳宗曾唯同上書時號六

君子大全敗丞相吳潛奏還之賈似道人相復爲之請

有詔六人皆免省試赴景定三年廷試宜中中第一人

而黻又以對策忤似道

見宋史陳宜中傳及蒙川遺稿師友淵源錄云左史出治慶元於時奉祠山中以居鄉清修薦世號六士按世號六士蓋即指六君子事而奉祠二語未得其解清容此錄

爲其先公墓表碑陰或其父家居時忠肅曾薦之故云云耶未敢臆斷附記於此

既而侍御史

陳垓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劾黃之純黻又率同舍生

累疏極諫旋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

職度宗咸淳三年擢監察御史四年改祕書正字論正

學疏上踰日未報即求引退會丁父憂解職去

宋史本傳

六年冬服除即家授集英殿修撰

寶慶志一及以奉議

郎

延祐志二

知慶元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七年磨勘轉

承議郎

寶慶志一

在官建濟民莊凡貢士計偕之資耆老緩

急之需於是焉取之

宋史本傳

修府學宮復明德齋爲養正

齋

延祐志一

而刻其所著濂洛論語問梅小稿及濟民莊

始末於序

寶慶志二

按志中濂谿論語之前有讀書

法性理字訓二書不著刊刻之人或疑亦忠

肅所刻考朱子讀書法為張洪伯大與齊熙充甫同編

者據伯大自序此書乃其分教四明時編成以刻諸泮

宮而性理字訓乃程正思所作皆於

忠肅無與忠肅所刊皆手自撰集者始黻為太學循理

齊長習聞慈溪楊文元公言行及試館職為之作傳至

是請於朝乞錄其後並請建慈湖書院

見文及翁慈湖書院記及宋史

傳乃捐郡帑得地於普濟寺東肖像祠之撥濟民莊米

為釋奠養士之費

見黃翔龍慈湖書院本末記及延祐志十四

是時昌國魏

方真以建書院請黻以舊酒坊基予之復助以緡錢為

岱山書院

見趙與沐黃震岱山書院記

其年十一月超權刑部侍郎

未行八年正月除侍講兼修玉牒官

寶慶志一旋拜刑部侍郎

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中書舍人

同修玉牒兼侍讀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十年遭母喪

去明年江上師潰時宜中為相起黻端明殿學士不赴

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入海以兵迎黻乃託

宗祀於母弟成伯揮涕就道至羅浮而卒諡忠肅

宋史本傳

蒙川遺稿及徐象梅兩浙名賢錄按本傳又載

宜中令忠肅服大黃而病不治語甚詳然頗無謂黻所

著有諫坡奏牘薇垣制稿經獻納諸書航海時挾以

自隨遂散落不存元大德中其弟應奎乃哀集其詩文

為蒙川遺稿四卷

見劉應奎蒙川遺稿序

初黻將至南安軍歸別

母解氏母勉之曰行乎臣死忠今以直貶分也及黻以

憂憤卒其妻林氏舉家蹈海死云

宋史本傳

馮州判馬總管傳

馮福京自號學泉居士

見福京所撰吉詳寺選佛堂記

潼川人

天德志序先

嘗官慶元府學相副教授

延祐志二

成宗元貞元年

志二

登仕郎爲昌國州判官

延祐志三

按延祐志注年分處板脫但存一大字似當爲大

德某年任今據昌國志正之後兼巡捕司

大德二年五月定海志謂大德二年任更誤

始至修學宮及櫺星門經理其巖租刊世祖護持廟學

詔旨學故有親仁齋久不治福京重修改扁育德以爲

訓蒙之所聘鄉之耆宿任教導焉翁洲書院旣廢應氏

復興之福京與聞其事

並大德志二

始元年十一月詔江漕

烟鹽樓文集十三

四

行省括隱漏官田

見元史成宗紀

明年府以其事下昌國增塗

田租福京謂塗田者海濱隄岸也細民築之成田秋潮

至岸崩復爲塗耳其稍遠於海者又連山麓久雨則淹

久旱則槁雨澤均得收熟然後及他州縣下等之數今

增租焉官人至微而民害無窮府達魯花赤月列主其

議額如舊

大德志三

是年九月增鹽價鈔

見元史成宗紀

大德元年

福京方被府檄在行省復力爭謂海島無蔬菜食鹹水

魚鮮雖無鹽亦可況以口計舊額月應買食鹽十餘兩

邇年逃亡事故口日加少里正莊首及見在戶代買之

若復增鹽價是驅之使爲盜賊也省爲之減十分之二

云大德志三福京頗好爲文章凡修學及小學及書院竝爲之記大德志二吉祥寺建選佛堂大德志七郡建東嶽宮至正志九亦福京記之

馬澤字潤之嘗官中祕延祐志序仁宗延祐六年十一月至正

志一以太中大夫爲慶元路總管延祐志二愷悌惻隱政宜於

民延祐志序慈溪縣有贍學塗地三百四十畝尹以屬蒙古

學久爭不決澤始判還之至正志七

袁文清傳

袁桷字伯長見蘇天爵撰墓志自號清容居士至正志本傳又號見

一居士見清容居士集慶元路鄞縣人見墓志宋同知樞

烟嶼樓文集十三 五

密院韶之曾孫元史本傳知嚴州似道之孫元同知處州路

洪之子見墓志幼穎悟絕棄弱弄至正志本傳生長富貴而力

學清苦讀書每至達旦見墓志嘗謂宋季程文燾濫糜爛

而不可救益自奮勵希古作者恥以門蔭補官至正志本傳及

嘉靖志本傳年二十餘部使者舉懋才異等授麗澤書院山

長不就墓志及元史本傳成宗大德初闈復程鉅夫按元史其程文海其

初名也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秩滿擢應奉翰林

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遷修撰歷兩考除待制

進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俄以原官召尋改翰林

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英宗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

泰定帝初辭歸四年八月三日卒年六十二按墓志及至正志並

作六十二元史初授將仕佐郎見清容集進積階至奉

議大夫計聞贈中奉大夫江淞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

軍追封陳畱郡公諡文清以上並見墓志及至正志元史本傳成宗初建

南郊桷官檢閱進郊祀十議禮官推其精博採用之仁

宗設進士科取士時貢舉久罷無能知舊法者有司諳

桷而後行桷兩為廷試讀卷官一為會試考官再為鄉

試考官至治閒鄆王秉國憲度號合桷實襄贊之上親

行祫享禮增廣廟制桷亦預其議奉詔修成宗武宗仁

宗三朝大典多裨國論四字見至正志本傳會將修宋遼金史桷

請搜訪遺書條具凡例以進事不果及告歸而史館當

修英宗實錄桷以呂思誠宋褻王守誠蘇天爵薦既卒

二十餘年順帝詔修三史遣使求郡國遺文故事桷孫

諸暨州同知曦獨以家書數千卷上之詔擢曦祕書監

著作郎桷所著有清容居士集五十卷易說若干卷春

秋說若干卷以上並見墓志袁氏舊書目袁氏新書目見清容居士集

讀書記見聞性道康四明高僧傳見四明文獻文集刊於家

易春秋二解未脫稿至正志本傳桷先世在宋多以文學知名稱東南故家遺獻見書延祐四明志提要少從奉化

戴表元同鄉王應麟天台舒岳祥諸遺老游見墓志及至正志本

傳既又接見中原文物與虞集馬祖常王士熙諸人上

下其議論貫串經史考覈百家自天官律歷井田王制

兵法民政該通委曲務求實用不為空言又於近代禮

樂之因革官闕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諸子之

略錄悉能推本原委指其歸趣當是時海宇乂安年穀

豐衍見墓志大德延祐為元治極盛之際見四庫全書清容

居上集而柄再入集賢八登翰苑踐歷清華垂三十年

撰見王贊撰論議凡朝廷制冊助臣碑版多出其手故其文章博

雅奇麗見墓志氣象光昌蔚為承平雅頌之音見清容海

內士取以師法文體為之一變見墓志以之稱一代鉅公

烟嶼樓文集十三

七

無媿矣見清容集提要始宋寶祐閒丞相吳潛判慶元府開城

西新河曰後當有以文士起宦族者見清容集史至是

柄果以文章顯

郭教諭吳教授徐訓導傳

郭薦昌國州人見浙江采集遺書總錄鄉貢進士見浙江通志官鄞縣

教諭見四庫提要州判馮福京作育德堂聘薦及應

季挺為小學師大德志二

吳廷獻鄱陽人見慶元府學志教授題名碑仁宗延祐六年二月任慶

元府學教授延祐志二在任重修樞星門尊經閣土祠及齋

舍廊廡甚備按所修者為從祀廟及齋舍教授解舍東廡舍聽事又造祭器增羨

贍學田租

按所增者為昌國洋山定海象山及錄事司砂岸以上並見延祐志十三

蓋能

修舉其職者譙樓重修廷獻為之記或曰訓導鄭芳叔

代為之

見高字泰敬止錄

徐亮字彥明鄞縣人善詩文為鄉先生戴表元所賞武

宗至大初薦為縣學訓導順帝元統初

按此本至正志

王獻元

官浙東宣慰副使問政治得失論對切當後舉亮與修

郡志所著有四書詳說竹亭隱集

見何爾昌三茅志

三茅志原本稱至大初薦為鄞學訓導時王獻元為

浙東宣慰副使云云則似獻元官副使在至大開而

彥明所與修者為延祐志矣今按延祐志中副使無

獻元名至正志職官門獻元實以元統元年九月二

十一日之任與其三茅志序稱元統元年秋獻元忝

職浙東者合據以正之

王總管傳

王元恭字居敬

見葉倭嘉澤廟記及馬道記

自號甯軒真定人

見朱文剛

王侯去思碑廟記云蠡吾之世家

按嘉澤

順帝至元六年十一月以正議

大夫總管慶元路

志一

先在他郡有能聲民聞其至老

稚胥慶

見嘉靖甯波志本傳

下車謁學宮以興學為務

五字見程端禮鄉飲

酒復

田記明年春作杏壇詠歸亭飾從祀像新論堂

見去時思碑

程端禮致仕家居禮請為學者師

見成化四明志

學廩不給徵

通贍之嚴堂試設賞格士知自奮

見去思碑

初宋紹興開明

州倡行鄉飲酒禮朝廷取其式頒郡縣天下以為秉禮

之國其後或廢罷守賢一舉行之

見乾道寶慶延祐諸志

人元浸

衰歲以正月二日序拜酒三行而已又久之掌租籍者

侵蝕所有名存而禮亡

至正志八及程端禮復田記貢師秦鄉飲酒禮記

元恭

乃與端禮

至正志八及貢師秦記

及葉恆鄭覺民

見李好文鄉飲酒復田記及鄭

真四明文獻

諸人討論考訂本朱子遺法以正月七日行之

郡庠

見李好文記

總管主之鄉士耆德為賓介禮成紀以小

錄

至正志八

他郡來取法

見去思碑及四明文獻

於是聞諸朝請頒布

風海內而命有司經理田土

至正志八

郡博士總其成知出

納焉

見貢師秦記

尤究心水政巡行田野凡河渠坊庸隄闕

失時考詢利病而疏決之

見去思碑

浚沙七山禁私啟回沙

闢者倪可久以茅針礮病民告為請諸庸田使及部使

者易地更作

至正志四

祭王侯於遺德廟李陸二侯於嘉澤

廟建言三侯有功水利甚大宜加封爵

至正志九

是時東錢

湖菱葑不生重修嘉澤廟以答其貺

至正志四

又謂社稷祀

典之大者今壇壝不度考禮制修改之

至正志九

重修醫學

至正志八

及三皇廟

見去思碑

又修東嶽行宮

至正志九

重修公宇建

至善軒及三友堂

至正志三

慶元濱江每運糧則樹杙構棧

於舟次謂之馬道徵材於民吏竝緣為姦事畢舟人悉

取以去民苦之乃作石馬道於城南使延慶寺僧守之
歲加葺焉見葉恆石馬道記昌國州有富商黠胥劫平民爲盜

要賞爵而賄其州官榜掠誣服死者廿二三元恭聞其
冤檄囚至郡平反詳讞釋數十人舊以戶口計鹽額民

不堪追比多逃亡元恭與臺省陳利害上可其奏俗尙

火葬捐俸買義山瘞之均賦役省站亦供給勒其議於

石元恭廉明剛果裁剽無畱難以上並見刻意庶務應

奎翁翁洲書院記修舉墜典見李好苟利於民懇懇不少怠嘉

澤廟記在官二年以疾辭會部使者按慶元強起之視事

其明年至正三年四月將去郡文學諸生及父老強畱

之不可乃相與紀其德而碑之見去思碑至正三年十一月

王教諭傳

王厚孫字叔載見鄭覺民贈詩一字燕貽見舊象山志鄞縣人宋吏

部郎中兼崇政殿說書擢之曾孫吏部尙書應麟之孫

見其父昌世撰父昌世以恩補承務郎未仕而宋亡杜

門不出見黃潛撰厚孫八歲能詩十歲能詞賦操筆立

就是時從昌世游者皆老成博雅厚孫日侍左右而命

心傳聞見充積見成化四明志本傳久益輝洽得舒璘

眞德秀原委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制及蘭臺典故世胄

譜牒鄉里多咨訪之袁桷自翰林歸叩所學乃綜論濂

洛關輔建安西蜀諸書且曰學者讀朱子書不終卷自謂能紹真傳遂妄詆乾淳諸老夫諸老在當時以博聞實踐爲紫陽所推許今耳目未及而藉口性理以文弁

陋高談闊視浸爲虛誕先生不當懲其弊乎桷寔其言

又問史事具以漢唐以後諸史得失對桷心折之會桷

修四明志厚孫分撰二考按至正志一爲釋道攷其一未詳桷卒或讒

於僉憲將毀其書厚孫白總管王元恭得不毀元恭因

屬成續志以上並見鄭眞撰遂初老人傳及舊象山志始順帝元統開程端

學捏古伯鐵閭薦爲郡直學嘗立塗田碑見元統三年慶元路儒學

塗田記石刻及舊象山志至正閒金華黃潛至鄞復薦爲訓導見王侯去

思碑石刻及遂初老人傳凡學田在鄞沙岸在昌國者率爲豪民侵

奪力陳復之見高宇泰敬止錄鄉飲酒禮經費有昌國州田宋

時責租於吉祥寺僧歲納錢二百二十貫入元僧負恃

荒遠且富豪蠹學者又嗾之使賄吏減其籍納鈔二十

五貫而已庠士周宜甫白於郡郡檄府史鄭某治之僧

以贓誣鄭鄭罷吏莫敢誰何及元恭令所司經理田土

未果以疾去於是厚孫與楊亦詩鄭覺民議曰我爲孔

子徒而使異端敗乃事可乎撫郡乘故籍得其要領列

詞懇大府久之僧懼償他田二十畝有奇稍豐於舊人

乃聽其成見程端禮李好文鄉飲酒復田記秩滿授象山教諭縣久失

教養興學造士徵贍學田逋租日與諸生講論求放心
養德性之旨學者如歸

見遂初老人傳及新舊象山志

卽解官李國鳳經略江南被詔舉遺逸有司以厚孫名

上國鳳曰此危太樸所深敬者徵署衢州學教授中書

復有薦者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薦爲副提舉皆

不赴自號遂初老人嘗誡其二子陞騰曰承家不在名

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其同

流合污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

者吾深惡之非所望於汝曹也

見遂初老人傳

手緝大父遺書

應當事刊布爲文法三代兩漢不事雕飾有遂初集三

十卷

見成化嘉靖諸志

烟輿樓文集十三

十一

乾隆鄞縣志遂初本傳及四明談助竝云少侍大父

左右聞見充積攷厚齋尙書葬時僅有孫文遠一人

昭甫先生撰尙書壙記可驗也又滎陽外史集貝清

江集及明後郡縣諸志本傳竝云先爲訓導後爲直

學核之碑刻事亦倒置元制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惟

教授一官其餘學正學錄教諭訓導直學主奉等名

皆出自士林之推薦與有司之禮請初無定額亦不

分祿秩之高下也

烟岫樓文集卷十三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岫樓文集十三

三

烟嶼樓文集卷十四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事略 事狀 行狀

先義行府君事略

集虞恭公碑字

辛未

昔虞舜命伯益佐文命治水有功夏后氏封其子於徐是爲徐子傳三十二世至姬周穆天子之代君誕卽位是爲先王時徐戎不靖天子命我先王爲方伯錫弓矢專征以主東方之國徐處漢東地方五百里王旣受命乃行仁義惠懷侯國侯國化之來朝者四十有餘徐德日遠楚人大懼用王孫厲之謀來伐我徐王仁懼傷其

烟嶼樓文集十四

一

民舍而去之至越城之隅建城東海以終卽四明定海是也王薨葬海上之山四明地志莫古於張太守津之乾道圖經方校官萬里之寶慶志遺城墳廟以至古跡咸悉載焉於是天子聞之命伯遷大舉連伐楚師楚人入朝乃始赦之而復徐後立王子宗傳十二世至章羽爲吳所滅子孫播處四方以國爲氏唐人所謂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王者也吾宗流派則章羽二十四世孫當漢成帝時以江夏太守爲光祿大夫違王鳳之難至吳會西部尉治立城居焉衢州龍遊是也是爲過江祖代有聞人其更顯著者管扶風太守宏字聖通沒於王

事民立廟馬報山祭之唐中書侍郎安貞初名楚璧視
帝制詔有盛名於時封東海子東海之孫八長史俊舍
其居宇入龍遊道場長史長子行周當光化中遷居臨
海郡有地名曰厚澤世居之傳十一世而趙氏南來臨
安我始遷祖始遷明州居國東鄉其孫去故居數里而
西卜吉大敦是爲始遷大敦祖大敦在唐爲龍山鄉江
上里見唐人湯君墓志中大敦傳十五世當

皇清世宗憲皇帝初年而吾家遭回祿之灾始居城中
水月橋是爲遷城府君是爲義行府君之祖此府君系
本大略也府君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廿六日學射校
藝有司以爲第一嘉慶元年成府學生二十三年納資
得千總銜授武略尉道光九年八月七日溘逝葬邑西
南之錫山旣而有司上遺行於布政司司上之巡撫巡
撫奏之道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宣宗成皇帝詔褒義行以好施表其門其後第四子成
進士仕於 朝二十五年十月恭破

孝和皇太后七旬恩典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府君篤
於至性同懷三人季有足疾盡以先資與之而讓其居
於伯兄起家勤儉方薄得餘裕而伯季業替振起其困
伯季之喪遺男或周歲或始生才百日皆招之同居鞠

之撫之至成人而使之就學胥察其姿幹陶鑄之不異
所生由近而遠至伯叔遺體而又推諠宗人時過故居
厚相往來會將治居室乃創建家廟於大敦中奉先王
爲受姓祖與始遷祖以下至大敦始祖三世東爲昭室
西爲穆室以奉歷祖又東西皆有室以奉歷祖夫人其
前爲堂堂曰思本又前爲大門門東西皆翼以兩室月
之望日周給宗人之不能自食者則於是焉會之由門
而堂而室悉圍以牆事具南海羅侍郎師所製碑文郡
海國也城外有大江其在東津聯大舟十六以爲橋其
長五百五十尺創自唐刺史屢治屢毀至是又大圮府

君先更其中二舟復更其橋東之石未幾李巡道石泉
將大治斯橋聞府君前事邀與商策府君首出千金諤
諤陳規度謀防制長遠巡道大悅遂舉以屬府君府君
先平明則出日入而歸或海信當子夜則子夜往歷五
月而成雖大風烈日未有一日怠也有大石在海中曰
夏太每覆舟傷人府君使人孔其石樹之大干而繫鈴
於上遠有見聞舟楫無損喪者西南鄉近江之河有三
橋焉橋皆單門每出納江水水無順逆竝爲橋所激而
覆行舟府君與張君永懷往揆度之擇其中一橋相地
更作闢爲五門高大數倍於舊方建議時里有大姓相

持不下曰橋非其所將不利吾宗府君具衣冠戶說之大姓數百家人其門幾盡大姓者悅而議始定邑大令之爲城中四義學也府君實與成之旣成以三千餘金具南學每歲資用復歸以薪山旣乃深思之曰吾宗居大敦去城數里必不能來此就學明矣誼在郡邑而惠不逮於宗得乎於是乎建義學於思本堂之東曰敦本於西曰崇本命伯子時楷治其規約工未畢而府君歸道山伯子與仲子時楨第三子時棟同成之大令實爲之碑當是時海宇艾安天下無事吾鄉士大夫多好行善舉而府君更見其大一鄉推以爲表率履正奮公維義所在扶危舉替苟足以利濟鄉國者知無不爲爲無不勇毀譽非議之口禍福遷就之說舉不足以動其心至於廩身費財得有就緒未始以文章詩詞稱揚贊美邀立名譽亦必不以公事結納搢紳當道然而自沒世以來四十餘年郡邑鄉里戶稱長者皆不容口其光名赫赫然如其生也府君持議絕無依違每交遊聚議或際艱危多章皇遊移府君出一言定之碩謨讜議滿坐莫能奪者至於處事則慎重周密與家人言必以謹慎對士夫必稱臨深履薄性凝重而接物和藹待人忠實慈惠始見巖巖如若使人震駭惕懼繼與周旋則春溫

寬恕曠亮露情性故人子同事循循然閑邪規匪繩其
德繆平時贈衣推食待視篤厚親屬雖疏遠有危難周
拯之必爲圖深遠培護優渥每歲多待以舉火者故感
慕獻注者累一日過故人故人方出涕云有守節而賢
者其家受人財將遺之行矣曰幾金曰三十金卽如其
數與之府君絕口不道其事旣沒而故人者以詩吊府
君始發之又曰此時所有眞薄略而素性好義如此每
歲日南至前後六十日治墳墓之圯毀者卽故地加石
而封之始事於大敦以漸而遠迤邐至西靈廟薛家橋
而又遠之所葬古墓蓋四千有奇又設義葬地二所一

以葬宗人一以葬外姓錫山之下亦有之常謂吾師王
心學先生日章曰使吾子孫纔得資衣食足矣所餘當
盡以惠郡邑鄉里治家矩範正飭見者肅然起敬每曰
守身以慎治家以勤無外道也自奉儉約衣履布素器
用張陳無華費者建豎居室軒庭超暢開闔堅抗而已
無雕鑄麗飾亦無園沼臺閣之盛無偏好俗尙珠玉奇
異弗佩也戒家人勿呼盧勿籠飛鳥勿操俗音律勿召
巫筮方術勿數數祭拜神明勸公趨義日昃不遑雅性
不好聲技過大姓會食姬侍上場正衣而去自以單微
不能習書莫年每夕觀經史常至更深五鼓復起執簡

編待曉疏通義理不達則舉向宿儒反覆窮闡必得其
義楹書篋册命子孫習經典不倦學師歸輒入學中危
坐管治之獻歲一二日卽令學業歲終過其門者猶聞
書聲也觀葬經通其意葬先人二世於大敦地師以爲
吉親交乃相率招致之以是遊郡邑名山川幾盡儀容
英偉長身嶽峙發聲如洪鐘每視人光耿耿射坐上有
不能仰視者敦善行不怠而不好二氏遺命用釋道祭
我爲不孝疾困不常有自言畢生遭三險厄六七歲時
得疾垂危方相對無策忽夢見古衣冠三人皆大年一
曰不治矣一曰吾治之衣中出搏物三段先後納府君
口府君自夢中大呼坐者起視而疾良已嘉慶二十三
年舍北焚如府君方在廊上發覆去連接者而坐下柱
將倒地忽一柱自北來拄之得徐而下一日乘馬往武
場習射方縱馬馳騁入馬道中馬疾奔府君墮馬下而
此馬忽直立不動徐君元第作府君外傳紀三事與其
餘異事茲不悉具此府君生平行誼大略也先是府君
創家廟於大敦爲思本堂以綴食宗人堂之東西皆闢
一室其西室奉節孝而虛其東室曰以待吾宗男子之
以至行旌者府君沒而

宣廟以義行旌之於是宗人相聚議曰公有大功於宗

祖而慈惠逮於宗人水則有源樹則有本我食公之德而不知報非禮也歲時之奠公宜有專室而以被旌專祭此室又所以符公志也皆曰善乃奉府君於東室顏曰旌義舉之四十年而碑勒未具已刻者雖有仁和關君之文紀述不副德行事跡又多荒謬予職是故縈之夢想懷思不忘義學之碑大令師文之大宗之堂侍郎師紀之乃者予聯綴蘇文忠公表忠觀碑字爲先德之銘亦既有成作而旌義之石未立深悔蹉跎是用滋懼藝君方治古文辭謹以相屬近予新得歐陽率更書虞恭公碑舊本總二千六百三十言去其重文得一千八十字此海內無二本眞足寶祕者也予將屬藝君亦聯綴其字以成文章而卽以其字勒之貞石異日勒成贈授學者庶幾好古之士得臨池祕本而我府君懿行亦并以不朽周常侍之文釋懷仁之敘豈得專美於前哉導以先路亦綴歐陽爲事略云同治十年夏五月第三子徐時棟敬述

請旌表王順孫事狀

己故順孫王日章鄞縣三十五都二畝人甯波府學廩生祖德峻祖母崔氏父修敬武生母陳氏日章天性篤摯自幼能體親心不好嬉戲先是德峻故後修敬善事

其母及嘉慶十三年二月修敬病篤將歿搥牀大叫曰
我死誰爲我事老母者日章年僅十四歲大哭跪牀前
曰父倘不諱事祖母敢不如父在時由是壹意奉養周
密勤勞家貧不能畜婢妾事事身親之每夜躬滌溺器
不以付他人後數年娶妻鄭氏合卺二日後不入婦室
夜仍襪被臥祖母牀側祖母呼使入室力促之勉入一
顧無私言教婦悉以禮法婦亦化之善事重慈祖母歡
樂受養十餘年始卒年八十五歲卒後喪葬盡禮事母
六年如事祖母閭里稱呼爲王孝子里中或稍不順其
親眾輒咎之曰汝不見王孝子耶或能事祖父母眾輒
譽之曰汝始王孝子耶蓋鄉村不知順孫之目故善事
祖父母亦呼爲孝子耳卒於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一
日年四十二日章品行端方待兄弟子姪皆懇摯周到
家貧授徒隸門下者多得其力身歿將四十年人猶感
念之至其善事祖母則一鄉奉爲圭臬父老至今猶能
述其瑣屑諸端稱道不置云

請旌表袁孝子事狀

己故孝子袁行漳鄞縣城西八畝人監生父光銜母臧
氏行漳天性孝友十歲能知親心每五鼓母起裁製衣
履行漳卽隨之起力能爲者輒同爲之年十三棄書隨

父至甬江學賈出告反面事事皆得歡心久之父以老病家居行漳侍養周至賈肆離家七八里每夜必歸侍父母臥於牀側一夕常四五起明晨出至肆中雖大風雨往返無閒嘉慶十六年十一月母病危篤行漳驚惶無措袖刀步至本境忠佑廟中哀求神前願以身代隨出刀割臂肉一大塊昏暈仆地廟史驚視灌救旋袖肉趨歸和藥以進母病竟愈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母卒哀毀盡禮事父益竭盡心力二十年正月二十一日父又卒行漳以連遭兩喪痛入骨髓每一哀號聞者隨淚先葬三日獨臥壙中既葬守視三旬不避風雨葬後茹素三年終身不觀戲劇遇忌日及掃墓流涕不止自以少貧母欲製新裘不得是後雖有贏餘不服新裘云其他和愛諸弟振業諸姪修理宗祠增益祭田并爲母家臧氏無後設祀事以垂永遠皆能善體親心推廣先志洵屬孝友兼盡鄉里完人宗族三黨毫無間言者卒於道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年五十三子四烈例貢照議敘從九肅甯波府學廩生杰甯波府學拔貢行漳病革時肅亦曾剖股而其家有傭工呂宏光見行漳事親亦能善事其母里人稱之蓋行漳之孝錫類不匱如此

請旌表沙孝子事狀

已故孝子沙孝賡鄞縣十三都一畝人父麟前母朱氏
母周氏孝賡生有至性事親敬愛交至承順色笑從無
疾言遽色父母呼召盛夏酷暑必具衣衫始敢進見同
治元年五月母周氏患病危篤孝賡自計醫藥不得痊
愈私自割股和藥以進是夜母病中恍惚若有神人授
之藥者病遂愈次年二月二十二日母卒孝賡痛不欲
生心念父在不敢號哭而小祥之內哀慕不輟家人爲
之感動父麟晚年有痰疾每發輒頭暈仆地孝賡扶持
不離左右一日有客父令孝賡取茶茶至父疾驟發孝
賡急棄茶臥地以身承父久之父甦而孝賡臂已傷損

流血在地急掩蓋之惟恐父知父病親侍湯藥夜則侍
寢雖大風雪聞聲卽起侍病二年未嘗一入私室孝賡
體素孱弱以服勤過勞致有血症同治四年十月二十
二日父歿哀毀盡禮是時孝賡疾已沈重嘔血盈盂猶
必寢苦枕塊哭泣不已及親族強勸入室而疾不可爲
矣卒於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年三十先是孝賡
割股家人無知之者卒後洗體見左臂刀痕其妻始言
其詳蓋誠心事親不求人知然鄰里鄉黨無不稱爲孝
子云

先妣陳太宜人行狀

太夫人姓陳氏鄞縣武陵橋人父諱忠事國子監生前
母蔡氏母姚氏年二十一歸先府君前太夫人所生子
女皆幼少聞數年己生子日繁孕乳相接府君持家儉
衫帚履織之屬無得買諸市室中指使者賃嫗一而已
是時府君方新造家賓客工作雜選外座太夫人晝入
竈下視食飲夜執女紅紡績補縫以至翦製縷結悉躬
親之府君嚴督課諸子歲聘必嚴師諸子不帥教扑責
盈百太夫人聞扑聲或淚下及見兒曹未始有一語姑
息每午夜危坐持刀尺兒曹自塾中就寢必問今日所
讀書得無遺忘乎或躊躇不敢對則移燈教之讀曰我
尙未可眠汝讀吾伴汝若來日受先生扑責放學後吾
必重撻汝年三十八府君卒病時叩頭禱五祀求身代
賴隆起涕泗被面旣成喪教諸孤一守遺法府君未成
事命次第成之會有司以捐建義學詳請議敘太夫人
命書伯仲二名於冊伯子時楷亟請計捐貲分書諸第
太夫人不可曰我豈矯情異視所生兒爲若曹方讀書
年少驟榮以名將易視之其志荒矣不孝等歲時乞製
新衣多不許或買書值數百金許之就試報罷誨之曰
汝舅父言汝曹文尙不謬得失或自有定願我不知書
恐所爲未必悉當汝曹自勉之其後不孝等妄以文字

竊虛聲長者執友見過日數輩太夫人視飲饌必豐腆未嘗厭怠或圍棋酣飲召之入怒形於色外出必詰所從往一日不孝時棟告而出未返太夫人夜夢府君厲聲擊臥榻問何事盛怒不答大懼驚覺念諸兒惟時棟未歸傍徨達曙急使人覓以來則是夜醉與人搏因大怒涕泣述前夢曰汝父死不忘汝曹亦怒我不以小心謹慎嚴教汝乃使汝無忌憚若此命止酒三年道光十四年大病昏迷不語者十餘日有外姻來視疾盡反前所爲方聞太夫人面榻呼庸醫皆愕然及進藥又面榻曰徐之因不敢進是夜汗發而愈異時從容述此語太

夫人省憶良久曰我十餘日髣髴若夢我若在祠堂見先人教我爲此言我若迷失道而先人歸我嘗訓不孝等曰我願增祠堂祭田汝曹識之歲時忌日之祭主中饋必潔既奠饌集拜稍緩怒呵之曰忘祖宗矣無宗祖焉有子孫性仁慈三郇以疾病死亡告歎息久之始宗家有爲府君所卵翼者府君歿諸孤而以非意訟於官勢匈匈不得解忽其人遭鬼譴死皆喜幸過望太夫人悽愴出涕曰乃獨勿憚怛於心乎後慎無言此事前太夫人有三兄老而貧迎養於家既卒皆爲之營衣衾葬具其鰥者授之室寡者資以田遇火來依經年爲之

買宅具帷帳什器其他內外姻親時有仗助雖自顧支絀終不使空返日用儉約身爲命婦常衣弊補衣不孝輩歸自京師奉狐裘問賈減賤以對摺而曩諸笥不常服也嗚呼太夫人襄內政者二十年劬勞備至自府君棄養頻歲傷悼已而哭其伯子撫視孤孫旋遭患難流離鄉井又復兩哭其子子婦女婿亦或不幸凋天年勞苦抑鬱使不得一日少紓其心故四十始衰五十髮白近年時病咳嗽氣每上逆食頃始復然猶諱言疾病四鼓聞欬聲嘔吐晨起視家事如故請具醫藥輒不可不孝等妄信以病延年之說習爲固然略不恐懼至於病作兄弟惶惑夜候起居神色稍定猶營度屏幃將以來歲爲太夫人壽嗚呼苟非天奪之魄曷爲顛倒夢寐至斯極耶侍奉無狀以及大故罪通於天弗可追己太夫人先以府君營千總銜

敕封安人繼以不孝時樑官主事

誥封太宜人卒於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年五十九有九戚屬號慟姻黨婢媼亦失聲哀哭三日大殮面色如恆時始府君葬通遠鄉錫山皇輿太夫人生壙在其右往視不潔且卜人言亥歲未可以耐乃以咸豐元年三月初三日殯於錫山之麓去府君墓四里子十有三

人男六長時楷議敘鹽運司知事前十七年卒次時楨
由國子監生議敘鹽運司知事前五年卒三時棟由甯
波府學廩生充道光二十三年優貢中二十六年舉人
四時樑由甯波府學生中道光二十三年舉人二十五
年

恩科進士官刑部主事陝西司行走五時楹國子監生
前一月卒六時榕女七長嫁登仕郎張廣楹次嫁國子
監生周源三嫁國子監生李邦榮邦榮蚤卒以節孝旌
四嫁修職郎胡烜五嫁修職郎張封六嫁慈谿縣學生
葛蕃七嫁毛慎顯男自時棟以下女自第五以下皆太

夫人已出者也孫男十有三人承重隆道登仕郎隆德
甯波府學生隆章隆恩隆惠隆煜隆壽隆焜隆燁隆灼
隆焰隆炳隆耀不孝等尙顧嗣續未敢卽死復以承重
孫奉事日短見聞較淺謹敢濡墨和淚粗述言行干謁
有道毒痛憑塞荒略不備府君諱字具詳家傳中謹狀

烟嶼樓文集卷十五

鄆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記

咸通塔記 壬寅

鄆西南七十里，有後街村。村中有甄塔焉。唐懿宗咸通四年之所造也。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余方避寇居光溪入村，訪趙君兄弟、趙君導，余偕徐許二君往觀之。甄旁悉有文多剝落，漫滅其不盡，略可諦跡者。余爲審定之，曰：咸通四年，吳定元素記吳定蓋其人，姓名元素，其字或造塔人，或審家私記，不得而詳矣。吾鄉多古塔，然化

烟嶼樓文集十五

一

咸保安大慈維衛之屬，率出自浮屠氏。去古者，揆日測景之理甚遠。又他塔往往壞燬重建，而咸通去今千年，甄薜斑爛，規模具存。塔頂旣隊，尙在村中。鄆之塔始莫古且壽於此，乃志乘遺失，鄉先輩無詠歌及之者。卽山中，人知之亦僅僅數年，良可異焉。當咸通朝，溪上多卜築，興創之舉，定光院建於元年，聖壽寺建於五年，鳳山院建於七年。是時鄆方有裘甫之亂，地遠而僻，民安於鄉，忘盜賊烽火之警，而乃經營揀度於不急之事。今倫墩入寇，城郭之民，阡於死亡，勞苦哭泣，無已時。而茲土交相保聚，宴然太平，吾黨之奔辟來此者，猶得與諸君

卷十五 記 咸通塔記 壬寅
五十七年甲巳者情矣

子游覽古蹟剗剔摩挲亦幾自忘其流離患難之不幸由今視昔何其類也雖然裘甫之分兵掠明州也州民聚而謀曰若賊入城妻子且殪醢況貨財乎相率募力上治器械樹柵浚溝躋足而待王師而浙東觀察使王式不一年斬裘甫諸郡悉平蓋寇來之難如此而去之易如彼嗚呼又何今昔之不甚相類也趙君兄弟方將補落崇卑修理斯塔以存溪上掌故之一故記此貽之

曹說資福寺鐘銘記 己酉

首云翠山寶積移忠資福禪寺以戊寅夏五朔旦修治

烟嶼樓文集十五

一

洪鐘菩薩戒弟子曹說爲之銘阮文達跋之以戊寅爲

宋嘉定十一年按曹爲宋元閒人又銘後書沿海制置

司兼知慶元府趙孟傳

兩浙金石志傳誤傳

孟傳守鄉郡在宋元

之交是戊寅實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耳曹說者泰字居

士也始吾但知其邃於經學今吾反覆銘辭與其題識

而後知其爲宋季之義士也有三徵焉金石文字多題

紀元此獨曰戊寅夏五猶淵明志也一徵也孟傳在宋

季官沿海制置使知慶元至元十三年奉表迎降以沿

海宣撫使仍兼知慶元府至元十五年始解官入覲此

刻正其受興朝新命之後署銜不稱宣撫而曰制置蓋

孟傳赫然尸位茲土聞資福有事爐鞴下教令寺僧鑄
己名以附不朽而曹君方主其事乃說出於草野不識
朝制者之所爲特題其宋時故官以媿之孟傳雖聞知
而煨鑪已成弗可改也已此亦一字之貶嚴於鉄鉞者
也又一徵也至其銘辭則更甚焉詞曰陽五經一陰緯
其指斥新朝者已顯又曰一擊聖賢羣二擊鬼獄罷對
三擊萬物育天地位又曰示有節於域中廓無明於界
外又曰成就不思議無量佛事豈直清韻度山翠蓋猶
思揮魯陽落日之戈吹海上死灰之燄而故以其忠憤
抑鬱者遁之爲離奇光怪之辭以欺人者也此又一徵

也夫曰戊寅則是宋雖亡而不知有元也曰罷對曰成
就則是元雖興而宋猶可復也曰沿海制置司趙孟傳
則是漢官威儀依然無恙豈惟他日之宋猶可復而今
日之宋固未嘗亡也其亦可謂崛強之頑民者也吾鄉
宋季義士全鮎埼闡表略備以未見此刻不及曹君余
始讀其詞而哀之爲大發其沈埋幽隱之碧血於六百
年後居士可以無憾矣文達謂銘辭極詭譎固未知其
意者也寺在鄞西南七十里舊號翠巖境明院宋大中
祥符間賜名寶積嘉泰朝參政張孝伯請爲功德院賜
移忠資福額

兩浙金石志據甯波近志敘此寺名額甚舛略故以寶慶延祐二志正之

題名

自長官僧眾匠手外於士女獨題朝散大夫張倬恭人
史氏將仕郎張初倩安人鄭氏張氏周氏皆參政子孫
也亦往宋之遺紳也是時此寺尙爲其家有也固先朝
之賜物也

銘後題名長官二人一趙孟傳一判縣羅季莊按知
縣宋時稱令而元則有達魯花赤有縣尹無所謂判
縣也達魯花赤以蒙古色目人爲之季莊必尹鄆者
此曰判縣蓋題縣令則不敢題縣尹則不可變文書
判與題制置司同一詭譎也安人鄭氏蓋初倩之室
後題安人張氏重十一娘蓋參政女孫嫁士族者安

人周氏淨堅當爲張氏姻亞想皆以施捨財帛得與
名耶

居士字習之昌國人寓居甬上痛父死事終身不娶
哀文清延祐四明志附其曾祖粹中傳後又清容集
師友淵源錄中亦及其人而竝不言其大節余旣因
鐘銘記而表之後讀剡源集見有寄曹居士詩又有
同曹泰字賦杜鵑花詩云一樣春風好毛羽回頭曾
管蜀山川顯寓故國故君之感度曹詩亦必有寄託
而惜乎不得與此銘共傳也

善長堂者奉化蔣氏支祠之堂也南宋之初其先人辟地來此於後族大以姓氏所居之江曰蔣家浦傳十三世至諱永豪者忠厚享大年稱壽官壽官有三弟用四德別房從是爲元房生三子曰孟仲季逮入我

聖清當嘉慶甲戌之歲三家之子孫相聚而言曰我既有慶源堂爲統宗之祠雖然壽官吾祖也實於古爲大宗今不能如古所云而吾大宗之子孫繁衍矣不可以無支祠皆曰諸道光二十九年始合貲興建度基攻位周治垣堵堂寢庖漏次第不作凡廊廡軒樓之以閒計者二十有六年十二月工告成事追祀壽官以上至

於南宋洎壽官而下世次其昭穆以耐壽官元房也是名其堂曰善長而請余記之昔穆姜解周易以元爲體長及子服惠伯爲南蒯解之則曰元者善之長也吾夫子用其說以爲文言夫伯子者一家之元也宗子者一姓之元也人性莫不善無以動之皆凡民倡而率之皆善良是故言笑動定昆弟常相類而觀感鼓舞之效莫捷於宗族諸君子旣爲斯堂豈惟曰吾大宗之後而主器云爾哉飭其身以教其子孫以及其房從敦善不怠族之人舉欣欣然來取法聞一善言曰元房之言也見一善行曰元房之行也周書有之主義行德曰元當務

之爲義而有得之爲德諸君子儻有意乎異時蔚然興起俾剡川蔣氏爲四明望族而所以大門戶而光宗祖者無不自元房之子孫始則今茲以善長名堂不亦宜乎堂之興也三家之長孟氏曰懋峻仲氏曰懋學季氏曰懋湘皆壽官十一世孫於茲堂爲皆有功得備書

三友圖記 丁卯

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林翁澹吾年五十命畫師古煌寫三友圖韓朗山明經鼓瑟孫意舟太學擘阮而中坐彈琴者翁也翁常懸此圖近性樓中一時名輩皆有題詠後二十年翁卒又三十餘年四明有粵寇之亂樓中

烟靄樓文集十五

六

圖書多亡失旣而翁孫梅卿得此於陳君鼎如題詠不存圖畫完好驚喜捧歸重裝而屬余記之昔余嘗表翁墓稱翁築近性樓疊石疏流水花木夔對又稱翁好音律聚郡中諸名士觴詠樓下酒酣絲竹之聲傲然而出今去翁之歸道山且四十年矣故家喬木依然無恙每過翁諸孫家園林臺榭大小不必同而水木明瑟輒與茲圖相彷彿惟是遺琴在壁塵色黯然豈惟翁家卽郡中士大夫亦希有尋宮按譜繼諸老遺響者由今視昔而後知解音之難賞音之不易振古如茲此翁之所以鄭重而圖三友者也圖作於丁卯今余又以丁卯記之

亦似非偶然者同治六年八月辛巳朔日記

醫俗軒記 戊辰

或問於徐子曰俗可醫乎曰可醫之奈何曰醫之以吾心而已矣然則竹能醫俗何也曰此假借之辭也曰若是則走之惑滋甚陳子樹珊司訓會稽葺學舍而以醫俗名其軒也爲竹故也軒固有竹陳子至而疏剔之芟補之讀書哦詩其中而以爲俗念之無不屏也乃卽古之語以名之而謂之假借何耶徐子於是蹶然而笑曰客以爲淇園渭川之閒必無之而非雅人耶抑亦思免俗之難能而將進販竹之僮編竹之匠而與之語耶人

烟蘿樓文集十五

七

之俗物之竹相錯徧天下而何厥疾之未易瘳也今夫身之病氣爲之而心之病則心爲之氣之發爲病也其證可名而其治有物頭目手足之位於外藏府腧穴之位於內今不異乎古也是故古之藥可以治今之病而本草賅之心之發爲病也奇形而異狀千變而萬化雖大抵不離乎俗者近是然而古或輕而今益重古或無而今始有此其病爲岐伯扁鵲之所斷斷不能喻而亦難經素問之所萬萬不能詳也竹之功用在本草者可數而盡也名談勢語忽發於左右脩竹之中竹不能起而捫其舌也日坐叢竹閒而惟是籌算於錙銖豪末之

徹竹不能下而束其手也以不可名狀不可究詰之病而乃強本草中不大顯功用之竹以治之其庸有濟耶然則其曰竹能醫俗何也曰古之人有爲言之也古之人曰吾俗甚矣吾將日對斯竹而盤旋焉容與焉以盡空吾一日萬起之妄念也吾假而起一念也有如斯竹矣此何也心爲之也以心醫俗而姑以竹爲質證效不受功不效不任咎也草之忘憂也花之蠲忿也花草焉能是是亦吾心主之而已矣是則陳子所以名是軒之意也故曰此假借之辭也

陳氏重得舊書記

甲辰

翁洲陳舫仙明經重得舊畫而屬余記之橫幅紙本廣五尺有奇高二尺三寸有山有水有田有橋梁道路有茅屋有竹籬有老翁曳杖柴門一牧童坐牛背吹笛有野草有雲樹有撐小舟以箭筒泥者有爲草棚蔽日踏桔槔者乾隆壬子癸丑閒吾鄉李星船先生作以贈明經尊府蔭山先生者也時二先生方官京師而此圖皆故鄉風景有招隱意焉蔭山旣沒明經藏弄手澤惟謹自翁洲失守倉皇奔走圖畫盡失去難平明經來寓我湖上而時渡海訪舊廬物色故劍或有意或不意時有所獲久之從其甥錢君得此畫大喜過望剝落漫漶重

裝而新之懸諸壁間昔先生以名進士視草西垣已而入直樞密將外用畱典祕書嘉慶庚申奉

命從長總戎征楚參贊中機要總戎倚如左右手而遽以微病告歸優遊林下年不滿四十耳當其筮仕時題壁有曰宦情如水冷齊秋帆觀察以爲不然自異日視之而知先生勇退之心積之已久卽此圖可觀矣向者天津沈師橋爲先生作意中園圖意中園者無是園而帖經營中以將爲菟裘計也一時諸公聲以詩亂後圖亡而詩存此圖脩爾野興視意中園未知何如然皆先生志趣之所寄沈圖旣不可得此圖已爲碩果則宜乎明經之拳拳焉而珍重不置也

烟樓文集十五

九

崔氏世德記 丁酉

昔高隱君作吾鄉武衛考表前明世家其著莫如萬氏今讀崔君亦梅所述祖德則先世忠節固足與萬氏敵也明興代州趙村人崔林充代州水軍隸左衛右百戶以隨征功升小旗太祖二十六年衛指揮李俊隱軍器天子震怒而謂林忠授本衛指揮同知旣而改吉安二十四年卒於夾河會成祖稱兵天下未定越二年命其長子志道襲職改甯波衛指揮同知甯波衛官於是乎有崔氏志道旣來始立署郡城曰崔衛者其故址也傳

此段用向共与前段用
若之極後

子源正德十三年從甯陽侯勦閩浙盜死之其弟澄清與殉於軍而源妻李淑人及澄妻郭清妻賈皆守志撫遺孤嗚呼忠節萃於一門豈不懿哉景泰三年朝廷哀死事之臣有詔表其堂曰忠節以源之子允爲杭州衛指揮崔氏於是乎改官杭州當有明之世勦故襲武衛率與國家相終始其在吾郡志乘不載故冊遺失無能盡傳而見表於高氏者指揮使一僉事八惟萬氏久而彌大後且至總兵其餘諸衛所鎮撫千百戶不可悉數而指揮使同知凡四家崔其一也然崔氏自志道傳二世遽去其世德之畱於鄞者不在志道而在志道之弟

初志道受命來鄞偕其二弟曰宗道曰明道明道生二子長深居章村次澧則實居郡城之所謂崔衛者是其德流而且長世多賢子孫自澧傳九世至章錫慨然處子孫之數典而忘其祖也將有事於譜牒有志焉而未逮其子亦梅實成之旣乃述先德而介余甥李雲樞來請記隱君考中敘崔氏頗詳以崔君所述核之語不誣然互有異同故爲參定焉而作記貽之嗚呼吾鄉萬氏之盛顯於前明之勳故而尤大於國朝之儒宗崔君不忘其祖述其德示後人將毋有志於斯乎是則其先人之忠節將賴以彌著也可不謂美

乎

周氏世德記

辛未

新莊周苻介吾友劉藝蘭來言曰吾父靜軒府君好讀書幼卽穎異吾伯父多在庠序治舉業故大父命廢書佐家政其後以儉勤起家樸素如平時亦不治居室非延師教兒輩無重費者簡靜寡言笑而門內之行三黨稱之道光三十年年五十兒輩擬稱慶不許曰我當以酒食之費完里中逋賦是歲尋卒將卒歎曰死生命也而未成先人建學之志汝曹念之始大父鶴崧府君爲諸子析產畱田十九畝將擴之爲塾田及是未充大故

烟嶼樓文集十五

十一

臨沒而以爲命吾母許孺人後府君十二年卒儉勤如府君浣濯紡績臨老不倦性慈和而教子綦嚴旣寡長齋而不佞佛歲治棉衣藍縷者黨中利濟事時有仗助尤加惠宗幾旣卒尙有給寡錢數串在牀頭遺命分與之又曰不得以寸絲殮我吾兄弟三人兄藝不幸先吾母三歲卒母卒又二年始別產籍苻與弟蕢及兒子某謹承母志畱田百畝以資給族之寡婦於是吾大父所爲塾田十九畝者積畜租入得五十畝矣可陶淑族子弟而食息無所其月給宗發亦未有以禦寒暑燥濕者同治九年始造屋二行行七間其費吾大父祀所積

餘貲半之吾兄第半之又不足則吾大父下諸房從合
成之凡三千金其地去吾家一水名曰承啟書塾而給
寡其中嗚呼吾大父之爲諸父析產在道光五年俶落
權輿所以爲子孫讀書計者其志蓋銳甚而歷三世積
五十年而始告成事卽吾母之所以惠宗幾者亦必十
年而後得行其志宗族開一二義舉成之之難如此後
世子孫不知先人締造之艱習焉弗察而循行之而更
張之甚而刻覈之又甚而至於不可復問嗚呼此行之
所由惕然大懼者也行不逮事大父受二人教訓旣久
儉勤爲家法而惠顧宗人不敢忘敢乞一言記遺行與

今茲之所由成用以自儆而并告我世世萬子孫以垂
示無窮余曰善因次第其言書之爲周氏世德記

五十七歲小像自記

庚午

少時喜令人寫小影有夢游明山秋野祭詩諸圖皆不
類而亦亡矣道光二十六年五月故友湯蓮塘之第星
崖爲先太夫人圖燕居兒孫侍又作閨重三日聯句圖
兩圖皆存吾貌或曰似或曰不似是歲吾年三十三鬢
鬢者尙無有卽似亦故我非今我也旣爲鮮民絕意進
取妄以著述自娛朝夕不遑暇無益之事未嘗一念及
之一日陳樹珊語余曰吾姻徐條君者善寫真他日來

吾家當召子余漫應之曰諾同治九年五月己丑會飲
鄭蓮卿家又語余曰子嘗欲使條君寫真詰朝宜來來
則召子余已忘前語則又漫應之曰諾翌日庚寅條君
果至重違樹珊意往赴之此五十七歲小像之所由作
也圖成在陳氏者皆曰類我攜之歸家人洎主我諸君
皆曰類我連日客自外來又皆曰類我自視之信類我
我豈能識我窺鏡而後知我之爲我乃如此於是召春
隣使繪涼衫而手一書危坐簞上蓋四十年來苟無事
故吾手中未嘗一日而釋卷也條君名曰理慈谿畫者
春隣名隆炎吾再從兄渭泉子也世其父爲畫者是年

七月己巳柳下生徐時棟記

烟岫樓文集卷十五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十六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記事

記費緯社 辛酉

費緯社者鄞人以慈谿籍中崇禎十五年舉人入

國朝成順治六年進士釋褐知山東淄川縣或殺西崖
賈中野而其妻縊於家緯社往檢視集諸里人盜莫可
蹤跡者殮而去之久之坐堂皇催科周成以布祿裹銀
呈案上緯社收受已從容間里居又問去西崖幾何里
曰五六里盜所殺某賈識之乎色然駭曰不識也緯社
怒曰汝殺之而不識耶刑之盡吐其實始賈妻假簪珥
之姻亞及歸裹以祿置諸懷而道失之驚告於人反求
之不得是日成拾之而聞賈妻之遺也而豔其色夜矚
其夫之亡踰垣往私之妻號示以祿從之要後期不可
曰吾夫暴事發皆死成怒以所拾脅之則曰吾夫多病
且暮死而從汝耳乃還簪珥而袖祿以去明日誘賈至
野殺之夜復踰垣入告其妻妻大哭成驚遁至是以所
畱祿納賦而事覺或問緯社曰公何以知之緯社曰夫
親民之吏未有一事一物而不當畱意者始吾檢賈尸
見衣底有布祿刺卍字而成祿文色皆如之吾固疑一

婦人作者及詰以賈而色驟變吾是以信知其情也馮安與胡成相狎也而不相能他日飲成家酒酣成大言曰今者吾暴富昨吾至南山遇大賈殺而取其財投其尸智井矣安妄之成入室出銀數百兩粲粲陳几上曰我妻人子也不殺人豈有是耶明日安具以狀告縣緯社收鞫之則醉中妄語也問安所得銀乃女妹夫鄭倫寄成以買田者詰倫語合將釋之而往探南山井中赫然有無頭尸於是成大驚叩頭呼冤緯社笑曰顯證如此何冤也下諸獄重納尸井中尸主來而後斂之翌日有婦人投牒言何甲其夫負貲將行賈而成殺之棄尸

井中緯社曰井中尸信汝夫耶曰信出之果其夫也婦卻立以號將斂詰成以頭成但哭不能對緯社頗頷曰是必匆遽亂擲之矣雖然烏乎斂乃募里中代覓之令曰有能得何甲頭者賞若干而以好語慰婦婦請銀曰徐之婦嗚咽陳孤苦緯社意哀之曰汝年少無子苟得斂汝夫吾歸汝銀且判汝改醮矣婦謝而出居無何里人王五以頭來求賞賞之既斂復下令曰有願以何甲婦爲妻者妻之一人應而出則王五也於是緯社呼婦前問曰汝知殺汝夫者耶對曰胡成緯社笑曰非也殺汝夫者乃汝與王五耳皆大愕自辯數緯社曰吾久得

若情吾懼有萬一之失以遲至今也夫甲衣皆敗絮豈大賈哉此非成殺之明矣況其銀固自有主耶夫尸在井中何以信知爲汝夫見尸而懼哭而不哀非汝殺之而誰耶吾知汝殺之而不能知與殺者故令得頭而斂斂而醮汝夫王五豈敢以頭至哉乃汝與五急欲爲夫婦而懼有他變也夫成殺汝夫而藏其頭而五能知之耶皆服論如法釋胡成而坐馮安以誣告笞之徒三年

緯祉後知陝西武功縣

城中廉津橋下有緯祉故宅門有甯紹台道王爾祿贈扁曰廿

泉可飲旁署費銜如此

蓋

國初循吏而吾鄉莫知之余見其弟子蒲松齡嘗記折

獄二事於志異因撫而文之以補我志乘之闕

同治戊辰五月費眞甫

光潤

來云緯祉字錫茲以進

士歷任山東淄川陝西武功知縣其兄緯祥字榮孕

崇禎間進士官國子監祭酒入

國朝不仕閉門著書不下樓者十餘年自號在家頭

陀嘉慶間入祀旌忠廟又云二人之姪孫名光業字

景文康熙甲午以宛平監生中順天舉人榜姓張後

揀選知縣考取中書奉

旨改歸原籍又云家譜以亂亡失故所知者僅此真

甫卽居錫茲故宅蓋其裔云

記周嘉瓚 甲辰

鄭進士補堂之卒於東粵也有周嘉瓚者遺其喪歸葬嘗以爲任俠而李君鑿曰嘉瓚至性人也嘉瓚年十四父客死三楚或歎曰若豈能歸骨哉嘉瓚前跪母而啼敲其臂泣識之積數年爲人坐市列得十二金同舍生稍增益之隻身西去星夜走三千里抵漢陽哀訪途路聞久之遇舊逆旅旅主人曰有之死十年矣死時吾署其行義年並收斂衣服問棺安在往視諸野則厝者五棺莫能辨嘉瓚仰天哭食頃有老人來指示曰此乃父棺也猶豫不敢決齧指出血滴棺上血滅乃買新棺更殮之視殮時服未灰者色悉與計簿合於是嘉瓚啼曰眞吾父也是夜臥旅店中夜半歎一人破窗入呼曰阿九好如是者三驚醒起視了無跡心念始吾父然吾行三呼九何也徘徊投枕上冀復來終夜寂然後數日道行乞匍匐輓棺歸旣歸具以狀白母母哭曰眞乃父也兒生九年父行瀕行指兒謂吾曰行期與爾共識之吾他日呼阿九者卽兒是矣

記湯丈 壬戌

湯丈全儒鄞人世家月湖之西父客死山左久而後知之將往歸櫬而母病卒免喪乃行至父所客縣中徧訪

無知者一日行野田有父老指一冢示之曰十餘年前
有南人而湯姓者旅葬於此此其是矣猶豫不敢決遇
道士逆旅告之故曰是不難吾以法檄神將而擲劍冢
上劍入土三尺土盡裂者是也不者劍不下從之下且
裂乃召匠毀封土而啓其椁椁開大聲霹靂自椁中出
眾驚眩仆地皆曰必非是矣毋妄動於是丈乃涕泣前
叩頭祝曰我爲父骨辛苦三千里以來至斯幸老父覺
我而道士決我今椁有聲如雷爲吾父哀吾至而喜有
聲耶將非是而怒我耶我不可以俄頃之音響而徒以
歸爾敬告冢中人非我父耶若復爲向者聲三而止其
是也若無聲久之寂然發棺而視之赫然他人尸也朝
衣冠面如生大驚掩封之如其故惘惘然歸及揚子江
中渡忽自跳身投江中譁救之不得旣而浮其身舟傍
援以上得生自言若有掉吾髮入江中者又若有挽我
至舟側者已莫能主也於後遂迷罔悅忽而常若有追
其後者大懼戴星而行比歸入郭門已昏暮心念追我
者鬼也此非神不解奔城隍廟告神以其情而投宿座
下眼甫闔神忽呼之起曰追汝者至矣所以後汝者郡
縣關津驗文牒耳俄頃必來此來此而見汝必殺汝我
不能救汝不速歸汝死道路矣驚醒汗雨下踉蹌返其

家人門不數語而病作始又既誤發人家將歸爲書告家人而未語其詳也至是操東音厲聲言曰吾生爲校官有惠政吾死而葬且三十年自彼發吾冢吾子孫天折死者十有七人吾怒而請於帝帝許我討有罪矣故追而殺之江中吾又念彼以父故而強死於外世莫知其妄而懲其事異時誰復訪父母骸骨者吾是以赦而出之俾死於家今無望生也已眾以其言理而意可情動也環泣而哀之且告以誤則又厲聲曰吾惟諒其誤也故爲大聲止之彼乃曰必三而止夫我非天神亦人鬼也盡力爲大聲而責我三乎固哀之不許請緩時日

焉許之由是奔走諸廟社郡縣之神靡不舉也積十餘日病者復張目起坐曰我將去之賀前輩語我曰死者既已死殺狂生何益盍姑贖之以旌其孝而重其贖錢爲資送乎吾以賀前輩爲調人既諾之矣賀前輩者唐太子賓客祕書監賀先生季真而月湖之西之社神也問資送何物凡鏹帛車馬若干事又曰自吾來四明郡中神多觴我而爲之解今將歸當答謝汝家以某日殺牲召優人設几筵賀廟卽湖亭廟爲客席幾何何向主席何向其日扶病者入廟中裏青巾長跪階下而優人錄歌曲捧板向病者病者執筆手搖顛不自意注其錄則視

所注歌之時或病者呼曰樂姑止某神來矣若是者竟一日夜然後已

徐子曰丈吾父友也丈旣遭此禍雖病愈時類癡者而家中落先大夫獨憐之召與共事命其子嗣熊讀書吾家嘗歎曰其事則妄而其志可哀也及余旣壯屢見丈每欲問丈以所客何縣與道士何名懼傷丈心不敢請也丈死無能言之者矣夫以過失殺人至十七人之多而鬼神皆袒護之卽其怨家亦委曲而再生之非至誠之感而能是乎其志可哀則當存其人其事妄則當爲後之孝子慈孫者告故記其事如此

記董秋史

董君諱承琨字秋史工文章而以諸生老語言行事往往異常人人怪之呼之董仙道光某年其弟子張某中鄉舉以君舊師謝之數十金君怒曰何輕我也召其弟子能言曰王生者使往說張氏曰不百金弗見我也張之父嘗與君同學雖怪君薄情而不敢少與君如其數付王生君大喜語生曰我固知必百金願非汝莫能辦者遽解囊分二十金與之王逡巡不敢受君瞋視之曰奈何卻乃公汝不聞乎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王受而去君急視已箱篋索舊儲徧視無有卽呼僮以衣服

往質庫質二十金入張裏中而袖之往張氏張翁見君至意落寞君笑曰勿怪我我來還汝金耳卽出袖中金還之張愕然君曰百金重酬也我不能取汝則吾不快君驟與我則君不快今吾果取之我旣已大快於吾心而使君終不快非舊時同學意也故舉以還君失而復得亦使君同一快耳速煮酒飲我毋多言或曰君終不受張金王生豈復望分與者而必捐己金與之何也君歎曰爾言何癡耶夫我以一得爲快張以復得爲快若王生者則以無故得二十金爲快夫吾何愛二十金而不使王生一與快乎蓋君平時快行多此類

記武公

戊辰

烟嶼樓文集十六

八

武公以道光初宰鄞去將五十年而民思之皆曰好官顧莫能詳事狀余問諸老吏得折獄二事或誘人婦賣之其夫掩獲訟諸官公問婦賣汝者誰也曰西壩村阿牛阿羊公疑之密令捕二人戒曰到卽見我毋得畱署外片刻旣至衣之青衣雜胥役立案前而以貌詰婦婦言之甚詳公曰試視我胥役有相若者乎婦徧燭無有公曰汝當日暫相見忘耳曾堂上下百餘人而無一人似者婦曰我與聚數日熟其貌今閉目猶在前也公怒指二人曰此卽是矣汝何敢妄語婦懼以實告則二人

皆富而懦賣者使誣之立釋二人去而罪誘賣者甲生四子既爲伯聘乙女而伯死而祕之僞仲爲伯而別立兄弟子爲季也者以滅其跡於是將爲仲娶乙女乙驚曰是嫂叔也而夫婦之可乎甲不承乙訟之甲徧賄其宗族鄰里婚友皆曰甲不喪子公疑之歎曰甲也信則乙爲賴婚其事小乙也信則甲爲亂倫其事大吾不難以疑獄使別娶然而賴婚之風亦不可長也盡集四子者使不得相見各問其父母年歲生日與母黨姓名以至其旁親凡家常瑣屑子孫無不知而兄弟子不必與知者皆問之三子若一口獨季不符公出四供辭示

宗族鄰里婚友曰何如皆叩頭服案定甲私謂所親曰吾網羅密矣閻羅王且奈何而不意讞我者仙人也老吏又曰吾侍公聽訟數年必委曲詳盡必得其情而未嘗以刑訊得者嗟乎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世所稱才吏猶能之而公口碑至數十年不毀其必別有道以致此而惜乎此吏之不能言也公諱新安字靜溥山西某縣舉人

記杭堇浦

鎮海夏君佩香讀道古堂集至結埼亭集序而疑之曰聞堇浦與謝山爲執友今其文乃抑揚吞吐若有甚不

滿於謝山者何也一日以質諸余余歎曰甚矣君讀書之精也則請爲君詳言之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最爲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歎數十年無閒言也旣而謝山先生膺東粵制府之聘往主端谿書院堇浦同時在粵東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脩外一介不取雖弟子以時物相餉亦峻拒之而堇浦則網載湖州筆數百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賣與之謝山貽書規戒謂此非爲人師所宜爲者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堇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責堇浦馬氏鉅富爲堇浦所嚴事聞言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謝山旣卒其門弟子如蔣樗庵董小鈍諸公念其師執友莫堇浦若者乞之銘墓堇浦乃使來索遺集諸公與之久之無報章疑之屢索遲遺集終不報又旣而堇浦所爲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公視其目有此序忻然檢讀之則若譽若嘲莫解所謂又細繹之則幾似謝山有敗行也者皆大驚怪又取閱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爲已作者六七篇於是乃知堇浦之賣死友而不能知其所以賣之之故又旣而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樗庵始恍然大悟嗚呼已則非人而怨直道之友不聽已耳而又修怨

於其身後至以筆墨昌言攻擊之而又逆料鮚埼集之必無副本卽有之而謝山無後諸弟子皆貧困必不能付剞劂而遂公然勦竊之爲己有嗚呼可謂有文無行之小人也己其後楞庵館慈谿鄭氏其弟子書常抄鮚埼集旣完取堇浦所爲序冠之集首楞庵見之大怒乃手記堇浦負謝山始末於其序後此本後歸吾家故得詳述之如此余嘗見堇浦粵游集每有以湖筆饋某官詩知楞庵之言不虛且楞庵固不作妄語者余讀鮚埼文不熟不能知堇浦所竊爲何篇董覺軒於鮚埼雖未能成誦亦約略通之顧未見道古道古余家有之嘗屬覺軒繙閱指示我而未暇也雖然楞庵但知堇浦竊謝山文而復詆之而不知竊其水經注校本而復詆之者之尚有戴東原也楞庵與丁小雅論東原文集謂其論性之過而許其學若見其所校水經注則又將唾棄之矣東原之勦竊平定張石舟已詳言之余採其言入鄴志藝文謝山著作之下而堇浦之事但見楞庵手藁其文集中未之有也故因夏君之問而縷述之

記無錫王氏婦

壬戌

往余歸自京師過無錫縣人爲余言王氏婦其事已互見小說家語略有同異而以事之美而異足以維世

教也爲文其言記之

王氏婦者無錫呂玉之妻也生子喜兒七歲而失之玉
旣失子意鞅鞅會有賈山右者邀玉與俱往久之不歸
或傳玉客死婦使夫弟寶問商人自太原來者反曰噫
信矣哀號易素衣立夫主室中朝夕奠而哭玉有兩弟
仲寶季珍寶娶楊氏而無賴每利嫂更嫁博而負則使
楊勸且迫之婦由是疑寶言括所有付珍使尋玉曰汝
兄生死未可知其生也趣之來我不能一日與狼子居
其死也叔爲我負骨歸故土我卽死無恨矣玉之賈於
外也歷數歲將歸而饑民亂道梗又數年買遷得贏餘
始束裝歸里經陳畱張如廁拾遺囊得二百金彷徨候
其人一日不至乃行明夜宿逆旅揚州陳某與同邸自
言在陳畱失二百金吾覺而行已遠雖返無益矣玉以
其言合還之陳九喜謂剖分之不可酬之亦不受乃相
約同行至揚州遮畱入其家而觴之酒酣謂玉曰君厚
德如此天必將報君我有息女生十二年矣願附君爲
昏姻玉潛焉淚下怪之以失子告陳驚曰得勿君之子
名喜兒乎曰然惡知之曰然則君之子固在也曩有以
七歲兒僞爲己子來吾門者我愛其慧買以爲己子兒
雖小識其縣與姓名在我今七載矣呼出使拜玉玉亦

驚曰吾兒左股有二黑子跣而示父父子相抱哭陳乃以女字喜兒與之金三十玉謝不受陳笑曰此我以贈吾婿者無與君事也受金而別及揚子江未渡江上一舟覆旁舟相視無救者玉以金號曰爲我救此舟人我以三十金謝爭救之皆免相率來拜玉中一人呼曰此非吾兄耶視之季弟珍也雪涕以家難告且曰不速歸嫂不生矣於是父子兄弟戴星而行始珍旣遠出寶益無忌愈迫嫂一日聞西賈將買妾以返往媒之而引賈私窺嫂賈悅授之金寶謂賈曰稜也固甘之然將行且號咷怒罵似逼迫者我不欲見之汝曹夜當以眾來見素髻擁之去耳婦人或妄言勿問也返以告其妻語未竟嫂側耳於窗外聽寶覺遽引去當寶自外來嫂異其色躡足往聽之聞言曰夜當以眾來寶去詰其妻曰夜以眾來將持我安之乎楊色變旣而笑曰妯欲嫁嫁耳何爲誣他人返入室對夫主大哭日昏黑計無如何閉戶而縊懸絕陸楊氏聞聲急破戶入救而西賈以眾來叩門將啟之倉卒義髻墜於地暗中捫地上得妯髻戴而出門甫闢眾以燎燭其髻素髻也曰是矣遽擁之去婦旣蘇聞眾聲甚恐已而闐然徐徐出視之則門洞開亦不知楊安在始悟寶之果賣已而來者誤以其妻去

也返入室終夜哭是夜寶以賣嫂金往博一擲罄所有
平明歸見嫂而亡其妻大惑忽門外譁然僕夫以輜重
囊篋纍纍入而其兄其弟與向所失七歲兄子曰喜兒
者相將而歸矣大懼遂遁去

論曰天道者何也亦人心而已矣夫玉之還金而得子
拯溺而得弟與寶之賣嫂而棄其妻苟非狼子有不聞
而快於心者乎若王氏婦之百折不回其志可以矢天
日而其誠可以感鬼神不幸擯去或玉少稽留復爲寶
略賣其必不惜一死以負玉可知也而天方生其旣死
之夫獲其旣失之子以厚報之寶其能去之乎哉雖然
當其對夫慟哭無可如何而苟不能奮自決於須臾倉
卒之中則髻必不墜髻不墜則來者必不誤來者不誤
則其夫其子歸而其身已舟中矣縱其不苟活以事二
夫而天方生其夫獲其子以厚報之而身不能坐享而
徒死於賈人子之手是不亦辭福而處禍也乎嗟乎士
大夫或溺於畱身有爲之說至乎身敗名裂乃欲收桑
榆以圖晚蓋苟觀於此婦亦可以少媿矣

記還簪 壬戌

咸豐二年夏東錢湖有男子自城中乘航歸登岸見少
婦前行墜其簪拾而袖之而隨之行行數十武覺返覓

無有色倉黃男子睨而笑婦問曰客豈見吾簪乎微露其袖中示之婦哀曰吾假諸鄰以歸省母而失之吾家貧不能償也幸還我諾之而袖簪前行婦不得已隨之行迂道入山僻將私之不可強之固不可男子忿然曰不可己耳袖簪遽去婦不得已呼之回涕泣將從之男子憐其狀忽心動私念曰使吾妻不幸而爲人逼迫至於此吾豈獨甘心乎哉遽止之而還其簪問其夫邇村人也曰日下晡矣道遠吾送汝歸爾婦旣歸隱其情而以還簪告其夫夫德之往謝由是兩家通聞間如舊姻焉其明年當還簪之日男子復乘航將入城航人方棧

舟待他客而少婦復以省母過其旁見男子坐船頭問焉往曰往城中呼之登岸曰爲我買用物而以烈日行數十武蔭大樹下語刺刺不已旣別婦返視則航行久矣不得已遂歸是日大風發湖上航行數里覆一舟無脫者於是男子驚曰夫呼我而登岸者乃鬼神使來救我者也始以其情告村中村中人皆大驚無敢有邪行者

徐子曰舟覆而一航皆死彼男子亦劫中人耳浸假拾其簪而不歸婦於男子爲秦越而男子死於貪矣浸假歸其簪而私之婦視男子如寇讎而男子死於淫矣一

念之轉移而遂得生而不拯之以他人而卽以其人而不報之以他日而卽以其日蓋鬼神樂與人爲善而顯示人以報應者如斯夫

記雷 王戌

咸豐初鄞人有自東鄉收責得三百金者歸道大雨避村舍旁一村婦出畱之入掃地烹茗禮待之有頃其夫自外來共坐而語問其業販鮑魚者也曰向吾爲大販日可得二三千後吾折本錢不得已爲小販日獲百餘錢營升合耳間大販需幾何曰三十金足矣客憐其貧又念婦之禮已也解橐出三十金贈之夫婦驚感謝昏

烟嶼樓文集十六

十六

暮雨不止止之宿沽酒具餐飯而寢之閣中鄞人以非樓而合板於上可度物者謂之閣客旣疲於行又被酒甫就枕鼯齶達於下其夫聞臥息遽起覓膽刀磨之妻駭問何爲不應持刀梯以上妻大驚挽其裾絕裾而登將及忽迅雷破屋下擊之顛客驚醒聞滿屋皆流黃俯視之則其妻守夫尸而哭是時雨乍霽鄰里環集相問訊輟泣具以告皆曰聞雷殺人多矣未聞如是其疾也不疾至客殆矣於是客喟然歎曰吾以多金幾死於非命而夫夫也涎吾金而遂殺其身則吾金悞之假吾不幸而死於夫夫金亦非吾有也且夫夫忍人而其妻則

賢而有禮者也今殘矣吾不可負之盡出囊中裝贈之而去

偷頭記

古謂之盜今謂之賊經傳謂之穿窬或謂之輕民子史謂之偷亦謂之市偷小說家謂之偷兒文言之曰梁上君子盜竽其魁也或謂之偷長其業竊其時暮夜其蹤跡詭祕譎變而不可測淮南子曰偷者天下之盜也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西夷英吉利據甯波府明年正月晦我師襲攻之不克是時大軍屯紹興府而舒君屋庵者以累官甯波在軍中一日縛閒課至將斬之叩頭乞免死舒君視其人則府之善爲偷者也意哀之曰若爲課而死盍爲偷而生若能竊鬼頭來吾且白大將軍商賚汝偷諾而去華人謂夷鬼子而別其色謂其國人白鬼其收刺他部落以爲奴而戰以爲兵者爲黑鬼旣而偷果以夷頭獻舒君介之見大將軍大將軍大喜厚賞之又旣而獻頭者紛若乃與羣偷計其直黑鬼一頭錢若干白鬼倍之生獲又數倍之自是踰城鑽穴隙日昏暮徧府中無非偷者夷之據府城也夜必巡街巷兩夷先後行方磔格語笑後者忽無聲回視之已失頭而仆前者大駭僵立若槁木俄頃又失其頭偷兒或著夷衣冠

持竹杖橐橐然曳烏皮屐以來夷人近與語遽刺殺之
其生致之也則以布自後扣其頸使不得鳴而絞布兩
端負而趨至幽僻箝口寘諸橐網之以絕出城或爲夷
所見追之則負以趨曲巷追者迷失道又懼其害己也
廢然而返夷巡視城上亦往來通夕羣偷數十各以長
籐爲環暗默候城外聞城上巡者過爲怪聲驚之夷倚
堞俯視遽以籐環鉤其頭而墜旣墜塞口中以物而反
縛之而候之如初城上夷謂墜者誤失足且聞其顛蹙
皆伸頭下視思援之又盡爲偷所鉤致乃始譁然擁所
獲大笑以去疾如風凡城內外之以竊鬼頭至者黨日
益盛計日益巧所獲日益眾其奇策祕術人莫得而詳
也他日偷獻頭大將軍大將軍語之曰得羣夷百不如
得其酋一能生致之賞萬金官三品不者取其頭可也
久之反命曰酋不可得也酋未嘗夜出臥蓬室而夷軍
環於外吾儕趨疾善升屋者飛登其臥室密揭瓦窺之
親見酋至室中脫衣冠入帳而寢旣而下揭帳空榻也
明夜酋易室隨偵之如前而空如故吾儕利其頭爲奇
貨常常夜守之終不得知臥所得酋一不如得羣夷百
之速而易也此時夷酋雖防護甚謹不可得而心常惕
惕每旦夕卽敲觶自驚警旦日而以失首報者恆數十

或多至百餘白鬼夜出邏往往曉不歸其黑鬼無名籍者至不可算由是大懼盡率其屬登舟而去之於是大將軍以克復甯波府入告升擢敘錄各有差當是時羣偷暴富而偷長三四輩且得大將軍所賜功牌以五六品冠帶榮里中

徐子曰此古之兵法也昔楚子發戰齊師不勝使市偷夜竊齊將之幃帳與其枕其簪而還之齊將懼楚人取其頭也捲甲以去楚以偷退齊師今以偷退夷軍其道一也鮮卑庭數犯邊遣劍客刺之而邊陲以安御夷之法固當爾耶夫穿窬之盜公羊氏所謂賤乎賤者也茲乃以取富貴克城池是何以異於不龜手藥之可以敗越耶庾信讚秦盜曰於時大盜還作功臣而莊周不知兵乃徒以負簣揭篋爲巨盜其亦小視之哉

烟嶼樓文集卷十七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思舊記

思舊記序 丁酉

嗚呼今昔之感豈不甚哉方余垂髫時湖上多老成皆與先君子交先君子家居則皆來每來必命兒輩出拜時或以所讀書背誦於前長者喜賜以果餌得果餌出與諸兄弟較多寡以爲榮辱亦曾不知少者之能壯而老者之能死也今未二十年遺老凋喪略盡回憶當日如昨暮事蓋湖上風流於是盡矣此余思舊記之所以不能無作也

烟嶼樓文集十七

一

陸先生謹庵

陸先生謹庵諱紹機譜名國衡字鎮南月湖之陸爲鄞著姓先生以詩書世之陸者大族先生以老成爲其宗矜式先君與先生居相鄰也嘉慶己卯庚辰閒來主我家塾相契甚深先君常常以經義相問難先生每舉以告其子姓小子弱不能悉也小子生五年始就傅六年七年皆問字於先生八年受業於師竹包先生未幾二先生皆卒不能詳其行謹識名字而已抑聞之先君曰陸先生之儉可以敦奢俗矣

包先生師竹

包先生師竹諱聞詩字在庭知內江縣旭章之孫也蓋先生以歲進士官廣文未赴而卒蓋先生主我家塾在道光辛巳蓋先生與陸先生皆鬚髮皓然凡斯猶能憶之先生善正書爲先君書朱氏治家格言平正而蒼勁是時吾鄉先輩多不善書近時以能書名者難儂指數然半以姿媚勝去先生遠矣余旣不能詳先生又於公子爲覲面之交始爲諸生嘗奠酒於先生之寢其後公子卒賻之也薄不能問其所費也嗚呼每觀古人待師長之誼撫懷歉然

周文新岑

烟嶼樓文集十七

二

周文新岑諱鯨字性存居湖上性不耐理生人產至老不知尺寸分兩喜作詩善集唐人句而作謎語尤工嘗以國子生應省試其所坐矮屋中題謎語幾徧至其神者思之或百慮不能得及告以所隱皆歎服無異詞鄞人有謎才子之目所著旣多編之登於冊題曰廈詞無何屋不戒於火丈方外出比歸已蕩無所有急呼其子曰吾廈詞豈灰燼耶曰在取而奉之則捧其篋而笑喜過望曰故人無恙哉遂不復問他事年六十晨朝其父而賀父曰何賀曰阿翁及見其子六十者世幾人哉言

已皆鼓掌大笑嘗訪友信宿不返適嫁女家人往迫之曰異哉女自當嫁耳此豈亦與吾事哉其天性灑脫類如此陸丈窠山嘗過之時盛暑問曰君亦有消暑法乎曰別無法惟午睡最佳曰睡不熟奈何笑曰此思慮攻之耳當午熱甚不可解吾移藤牀於庭陰抱蕉扇爲琵琶彈之作村歌以應其聲不終曲睡且熟一日婿來曰今夜吾將死婿曰翁健飯奈何有此言笑曰吾年八十尚不足耶婿妄之及夜召其子言喪禮既飯而洗家人覺有異交入室問候曰蚤矣蚤矣勿擾我乃環侍窗下聞自語曰世言人死脊梁斷吾不斷何故已而呼其子曰幾何時矣曰夜將半曰夜半我當眠來爲我驅蚊既就枕家人爲下帳未定聞喉閒喀作聲急視之逝矣嗚呼如丈者其眞忘乎世者耶其眞能樂耶丈貌清而豐皓鬚朱履如世所傳陶靖節狀蓋余少年猶及見之

周丈雲巖

周丈雲巖諱鴻字于達伯氏之婦翁也居月湖與吾家對門余童時每依嫂氏過其家丈亦數至余家每見余必問今日讀書幾何作字幾何誦唐詩又幾何甫三言須時如終食余見丈口吃或竟笑而避不對丈之以武諸生應省試也校馬步射皆中選旣而引強獨請最上

者主者怒其炫材黜之又數年大比而藝益精發矢皆中其鵠凡開弓舞刀擲石又皆爲浙中第一撫軍大喜召與語而口吃不能對撫軍大歎曰嗚呼周生豈終老於此哉丈出毀弓矢誓不復試他年又大比同舍生勸之力強邀之去浙中之來武林試者皆望丈爲解頭既試丈亦以解頭自許無何榜發竟不第他日中選者謁主司拜甫起卒然問曰爾曹亦知有周生乎是其材足爲君等師已第策論爲解頭忽失去君等萬不及周生而周生不克博一第豈非命哉爲我慰周生勿悲既出語丈皆歎息然而丈卒棄其材而不顧矣丈旣不得志優游湖上以終歿數年有女巫至其家能召鬼使召丈則慷慨談笑豪氣如生平此事嫂常爲余言曰其詞論髣髴甚肖蓋聞之者莫不淚下又曰巫言亦口吃如之

王丈漁山

王丈漁山諱光烈字燦十五歲始與先君交長先君一歲至老交不衰先君卒年六十一而丈猶慟嗚呼交道至今日尙可言哉世風日薄以出入公門爲能事則招所相識者使之俱陽結其名陰收其利至稍有患難困苦敦迫之不一顧昔我伯氏之卒蓋深痛人心之日偷而愈念老成人不置也向余作家乘傳先君丈來喜

曰故人有子哉雖然先人有陰德知之乎對曰不知乃告小子言先君壯年曾以三十金止寡婦嫁此則庭訓所不及而不肖兄弟皆莫之知者也他日又述先君德而以詩賜小子嗚呼艸角之交死而不忘如丈者可以諷矣丈善飲可數斗數至余家必飲一日酒酣從容言曰明年丁酉吾年七十矣吾故交皆死諸君儻不鄙余老生之日吾折簡召諸君飲各爲詩壽余汝其必來對曰敢不來爲丈壽無何歲終竟歿

宋文培五

宋文培五諱福金先君之始交丈也皆少年是時丈居月湖及先君來湖上去丈家不半里與丈益密每除夜務閒必過丈翦燈瀹茗談終年已事夜半籠燈而歸同居湖上幾二十年以爲常已而丈家火先君急不得舟子親刺船往迎則其帑已在舟中矣乃載他相識者以來而丈有子婦生兒方三日櫂船號寒先君取襪被昇之由是徙而他去其後先君旣成浮橋使丈主其事歲修巨艦未嘗失誤己丑八月先君歿未大殮有扶病哭而入者丈也於是丈年老矣居西鄉去吾家二十里方遭危疾聞訃哭不已下牀不能行坐輿而來旣來必欲視含斂主人三哀之坐輿而去是年十月亦卒嗚呼素

車白馬之風邈矣而小子猶得見之丈癯顏白髮貌慈而性和童時見丈來摠衣迎之則霽顏相問答顧不肖幼不肯帥教一日先君盛怒不肖杖不肖於庭母氏泣且勸不聽丈至爲不肖緩頰始得免回首陳迹歷歷心目開而先君與丈同歸道山將十年矣周公之答商子之教至今皆不能再嗟夫可不痛哉

陸丈窠山

陸丈窠山諱友益字可三亦湖上之支陸也爲先君司會計者久矣謹慎無過失善謹而不虐時爲竹枝土音亦時有可觀者

舅氏

舅氏姓李氏諱世昌先妣之伯兄也善飲酒至老不衰而能談往事

高廟之幸浙江也時舅氏客武林得見

天顏晚年常與人言鹵簿威儀且曰

先帝將觀射前一日大雨灑道通衢無不淨天子之駕百神護之豈不信哉言甫終復語其事與之坐終日所道祇此事無他言蓋老而健忘俄頃閒已不能憶耳李氏皆壽歲時拜其先像自外祖上無少年外祖生四子舅氏其長次諱世耀武諸生蚤卒然年已五十三諱世

泰四諱世奎皆年七十餘溫潤而和厚悉如兄善飲酒不能醉亦如兄叔舅之歿也舅氏方在余家訃至語余曰吾弟年僅七十乃遂天耶言已淚下聞者以爲美談舅年至九十餘始卒余生晚不能詳外家及舅氏壯年事然獲事老成接其風度今猶能髣髴狀貌回首典型幾何時哉而已不能復覩矣執筆記此有涕泣然

唐君安嘉

唐君安嘉諱志昂鄞西南錫山人也少不讀書不能識一字而性樸誠先君晚年遊錫山遇君與語喜曰見子弟多矣無若是樸誠者既而來余家則徧識余兄弟皆與之交先君相地錫山非君不樂君亦必負果餌從有所指畫必語君他日以問君皆悉嘗謂君曰吾向不信地理昔葬吾父母始觀地書不可信輒棄去吾以意度之頗驗然此不足以語俗師子足受吾意乎君性耿介不肯受人聘離君家數里有富人者延地師相地噪於時君往與語不服大言於市曰夫已氏吾奴視之耳地師怒強富人邀君至其家論地書君不答曰吾不知地書雖然吾能知地吾有所受之也曰是不難今茲吾相地在山吾與爾往視之何如君曰可既至由麓陟其巔周而視自岡而下則大笑曰此其下皆石石上有土才

三尺耳皆勿信鋤之果然先君之窆也歲在己丑既歿而錫山人見先君乘輿來咸問訊曰吾過安嘉耳頃之君至告之急歸無有君心動急來余家而先君已大殮數日矣君大哭哭已願不肖兄弟曰公臥病至七日而諸兄弟不遣人呼我使我不一言訣公何哉言已又大哭又明年葬先君則君實相之地曰此大吉又三年甲午吾母病急索野朮不得君問病來告之君歸覓於山一日而至吾母病愈而君歸君歸而遂歿嗚呼余豈能一日忘君哉君長於伯兄吾兄弟以兄事事君君以父事事吾父而以弟畜吾兄弟古所謂異姓而骨肉者非耶往年余與仲兄至君家君弟各有婦而君之子成人心喜之坐甫定忽憶君幾不能語嗚呼吾父死而君爲不肖兄弟覓葬地吾母病而君饋之藥使危而得生余是以數欲爲君傳以報君德而終不果今余作思舊記而狀君行以附先友之末儻吾言不滅使君得與於不朽則余所以報君者如斯而已矣悲夫

從兄茗山

從兄茗山諱時新字銘二家乘既登君傳乃念君而終不能置是以復記君往昔余屢夢君死而復生歲必三四去年夢君則更奇君生母陸氏後君五年卒忽一夜

見之來如生曰新也將活吾與爾往視壙大喜且信負
錘從之壙開君果活張目起曰吾眠於此豈不久哉同
之歸又狂走徧告諸媼鄰既告而歸從君談諦視之又
甚不似君君曰豈疑我哉我尙能詩從而論詩不合且
爭甚力而覺君固能詩病時以稿付其婦曰吾心血也
好藏之既歿婦自忖曰未亡人焉能保心血以終老哉
計不若焚諸墓使自藏之及吾伯氏往索稿知之大驚
出歎曰人琴俱亡奈何哉君詩既燬於火余亦終不知
君能詩往年理伯氏詩得君手書片紙於故篋則君所
以自題其稿者大喜入之家乘然君所爲詩吾終不知
耶

烟嶼樓文集卷十八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碑文一

丁灣社碑 乙未

鄞之東有丁灣村聚姓百家所以歲時報賽者築土爲壇奉枯木而已

合兩瓦缸而鑿其前中植枯木尺許略似木主俗呼缸蓋廟

道光十

五年五月余會張氏之葬至其地聞而異之山人告余曰此其事遠矣曩村人任氏清晨立溪頭見柏木尺許漂而來拾之歸斧之見血大驚夜夢偉丈夫呼曰柏吾神也譴來至汝家祀我吾福汝乃買地奉之旣而禱之

烟嶼樓文集十八

一

皆應里中人神之歲於是乎祈報以至於今言已導余往古木環拱老樟參天崇岡複嶺靈風森然壇壝無多級而窺乎在其上者尺許之枯柏也余肅然改容喟然而歎曰嗟乎吾乃今而猶得見先王之遺意也古者大社之外有王社有國社侯社其次曰置社置社者里社也禮民百家爲社二十五家亦爲社丁灣聚姓百家地宜社禮大社主用石民社以木丁灣立民社主宜木禮大社用松東社用柏西社用栗南社用梓北社用槐丁灣在縣之東木宜柏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故柏主者其宜也宜木各以名其社與其野是故柏野者其

名也擇地爲壇壇而不屋古皆如之秦漢以來未之改也自社制不行坊隅村落各有里神以意造衣冠狀貌亦各有姓氏崇之以土木享之以牲牢窮奢極巧先王之法蕩焉無遺丁灣雖僻不圖猶得見之且夫坊隅村落之各有里神也豈天降而地出哉其始皆社也其後好事而有力者變置而鋪張之風移俗易蔓延以徧於天下丁灣僻在山陬其民貧而朴自其高曾祖父歲於是乎祈報至其孫曾奉事惟謹無敢改作歲月浸久見之者且驚且疑不能知禮之所繫又不能明其故此不經之說之所以來也至於歲月又久保無有好事而有

力者惡其說之不經又恥其不他里若遽從而更張之則是先王遺意將并此幾希者亦掃滅而無餘也是又懼也山人喜曰有是哉我未之前聞也盍爲我記之因闢其說著其禮而復爲之辭俾得以報賽歌而樂其神

其辭曰錢湖之西黃山之南有水如帶有峰如林中山有田中田有廬載耕載穫伴我室家下無苦濕高無旱焦田祖有神時我黍苗葉無螟蟥節無螽蟥田祖有神無害我稼穡我稼我穡既萬既千既倉既庾既有大年村酒既熟雞豚既肥蒸豚割雞載酒滿卮山歌村舞吹

笛擊鼓婆娑笑語以迓田祖黃山之南錢湖之西田祖
來思黃冠草衣皤皤父老熙熙後生載拜載迎同我太
平以下來歲來歲有秋

天子萬年農夫之休

重修鄞大里黃公廟碑記 辛酉

鄞之祀鄉先生未有古且信於黃公者也蓋其爲縣初
不過海濱虞夏屬揚州島夷居之商號越漚周初爲東
越穆天子之代徐偃王避楚寔來其季而句踐彊將以
寘夫差鄞與甬東之名得一見內外傳卉服之衣鬻髮
文身之俗織貝劔醬海盒之貢地僻而民陋不奔避遷
寘無或過此故上下二千餘年終不聞以人物表見者
及秦亂天下而於是乃始有隱君子黃公夫得人如斯
其難也世儒好古又恥夫國之虛無人也扳鬼谷徐市
之徒點染我志乘此其謬悠無足究詰王尙書博雅冠
兩宋而據高注呂覽譌本引文大夫爲鄞產論而贊之
其高第袁文清輯四明志竟從舍旃乃惟史忠定贊十
二先生實灼然首稱黃公虞仲翔曰鄞大里黃公潔己
暴秦之世其言在會稽典錄裴世期采爲史注以漢季
徵漢初而明人猶妄疑之不已慎乎我故曰鄞之祀鄉
先生未有古且信於黃公者也大里不可攷去公又二

千年實之鑿矣今鄞治西南三十里有黃公林有廟祀黃公歲久訛黃姑且貌女子而祠焉在宋則袁逸叟辨於筆記在明則楊栖雲高隱學論於詩

皇朝初聞崧泉始昌言於官釐正之屢修屢壞邇歲里中諸君子醵金二萬有奇更擴前規繕治完好經始以咸豐九年三月再期而告成嗟乎鄉先生之必祭於其社者豈直爲里黨光寵哉後世非鬼之諂與古意相去何止萬萬丈夫厯覽四方過村墟野廟姑入相游憩瞻其狀貌考見其生平問其故家遺俗思齊之心勃爾不自知動於中夫瞬息且爾而況久於其鄉者乎黃公居僻陋之區當坑儒溺冠之會高風亮節崛起海隅葦路藍縷之功旣不可泯厥後吾鄉士大夫多愛惜廉恥矜尚名節故夫清德之所留詒遠矣晉夏統言會稽土地風俗其人循循有黃公之高節吾聞其言尤信然則鄞之祀鄉先生又未有重且急於黃公者也諸君子其信知務哉

大雷汪王廟碑 甲辰

聖人受天命爲天下主紀綱整肅朝野昇平而匹夫揭竿而起嘯聚山澤或蠻夷君長自恃雄大咆哮中國雖假以寬仁未有不旋踵而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然其

始順乎眾心所嚮慕其繼附乎天命所依歸使其民老
死不罹鋒鏑子孫享其成福若是則可謂勇且智矣昔
者隋氏無道羣雄竝興天下匈匈盜賊響應農夫紅女
舍其作業愁慘呼號日夜怨苦於是汪王華身倡義師
撫其黥歛黥歛之民擁戴之號稱吳王十年之間內靖
民人而外捍疆圉部伍其眾保安黎庶蓋王有功於其
鄉土者甚大既而王雄誕破李子通於餘杭還軍向吳
吳以師迎之新安洞口兩軍相持兵刃未接當是時吳
人聚一萬之眾帶五州之甲蓄十年之精銳填然鼓之
呼聲震動可以一戰而王遽罷兵守歸命朝廷嗚呼同

時發難如響建德高開道輩攻陷城邑塗毒生靈雖以
高祖太宗之神武屢招不下卒底滅亡邈而無祀重爲
天下僂笑以視王籍地請命得以功名終者其愚與智
豈可同日語哉王薨歛人思之卽故居立王廟始王朝
京師拜歛州總管其後有功於國超擢顯爵立廟以來
祥慶日下邦人狀其靈異累封爲王王子孫多居於歛
宋時有來鄞大雷者寢久昌滋明正德間營廟於其地
之錦溪

皇朝康熙初遷廟橈溪又久之宗親子屬以爲湫隘不
足安王靈乃相吉前廟之東鳩工於道光二十年三月

落成於二十三年五月既新作廟瞻拜冕旒慨然念先王功德相與請辭於余以刻諸石辭再三不獲爲綜其本末論次而書之

重建澤民廟碑 丁卯

鄆城西壕之西有湖焉是導西南之水北入新河橋而瀦而塘之東出新塘橋會於壕北至於保豐碑以洩其澇而注之江其始唐刺史吳公之所開也謂之西郊之湖淤於宋判府吳公重開之謂之新河溉田數千頃環而居者世世食其利至於今千一百有餘年當新河橋西北面湖口有廟曰澤民廟刺史之去也民歃血而祠之及宋之季王厚齋尙書文其碑吾鄉人誤解之謂碑所稱開西郊之湖者廣德湖而非新河新河之開宋之判府吳而非唐之刺史吳也載諸志乘議祀典者惑焉夫廣德遠在望春白鶴之間其不越大河而祀此明矣唐宋之修廣德者莫詳於曾南豐之記而不及刺史祀廣德諸公有白鶴廟去此且二十里其必不越境而專祀一人於此又明矣且夫食判府之德而報之於刺史禮未之有也然而判府之重開新河袁文清言之不可謂志乘之無據也功光於前修而尸祝不及是又典禮者之疏也乃者同治三年冬祝史不戒廟羅鬱攸隻椽

片瓦無存者。環湖之民奔走驚懼若已露處而寢食明年正月集議重建。僉推周中翰棻董其事。會楊運使坊新起家擁高貲。而其故湖上民也以四千金倡其隸籍。廟下者爭出力相助。爲七千金。益之以市肆廛舍。與計突而輸者。又罷祈報之會。三年而收其恆產所租入者。合之爲四千金。其年七月。土木金石之工皆作。殿寢門廡。洎臺榭垣墉。期年告竣。塗墍而丹雘之。閎壯鞏固有。加於昔。於是刻木象刺史祀中室。左祀沙公。如其舊。而以右室肇祀判府。判府故有廟在平橋。工如其貌。而肖之。其寢室及門左右之祀。略如前儀。五年八月朔奉安。

成禮相率以鑿碑之辭來請曰。宜有銘鄞濱海而治厥壤。庶鹵非陂湖不秋。自唐開元建郡。縣歷政多神君。其在西南小江。廣德與茲湖鼎足。而三七鄉之民相恃以無恐。夫當其肇造未嘗不完密。祝久遠。顧豈有永永不變者。民德肇造之。人卽其地廟祀之日。鑿在茲神之。怨恫恆不在犧牲之不成。而在前功之墮敗。今廣德旣廢。不可復小江日湮淤。邇雖修治其塘堰而淳蓄滋少。惟茲湖之水美哉。洋洋與兩吳公之德共其靈。長斯乃環而居者之所由日謳思而不能忘也。謹案唐吳公諱謙字德裕。大厯中以水部員外郎爲明州刺史。宋吳公諱

潛字毅夫寶祐中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慶元府州始建
曰明州宋慶元初升軍府曰慶元今日甯波府鄞縣其
附郭也沙公蓋府之慈谿人事在元人所爲忠佑廟記
非茲湖水利所係不具述銘曰

浩浩湖水吳公所開時其淤矣吳公再來地無兩湖公
有兩吳後公不來前公德孤小江之湖畱幾希矣廣德
之水靡子遺矣彼湖爲田我田爲湖瞻彼廣德我思前
吳彼改其舊我復我初瞻彼小江我思後吳思前公祀
之在湖之陰思後公誦之在人之心赫赫後公豈嗜我
飲食我不忘前公我敢忘後公之力典禮未飭祝回告

災父老後生奔走偕來我有田疇公有膏雨我有室家
公無攸處小江有祠廣德有廟我有大湖曾莫知報迺
創殿宇迺作垣墉我我中室奉我前公迺張其旁有翼
斯堂以迺我後公前公德光春祈在廟牢豚桀雞秋報
在野簫鼓綵旗我事二公享祀不忒二公福我豐我稼
穡我公我民茲湖而居齊告賢牧無忘此湖

四明宅山遺德廟從祀碑 己酉

維唐王侯元暉來令鄞縣創宅山堰以瀦畜水而溉民
田是有遺德之廟

皇朝道光二十一年里中朱大夫孝銓擴而新之工告

訖其兄子壻徐時棟言曰於顯哉宮寢闕壯禮儀崇秩
侯惠我桑梓縣人逮今不敢忘雖然自侯以來賢守令
及鄉先生其克纘我侯緒修壞補闕滋澤利我農功者
彰載牒記不可誣也今民食厥德祀典莫舉其奚以昭
前猷而風來許於是大夫從子祺與徐君兆蓉相度東
廡營室爲位大夫從孫志霖割其腴田用錫祀事禮成
謂時棟實始建議宜有銘辭鑲諸貞石時棟不敏謹再
拜以銘

銘曰茫茫澤國江河漫之截截強堰王侯奠之江水載
濁河水載清載清載濁維堰之平在堰上流沙梗而鬱
在堰下流水奔而逸我有賢守又有賢宰越我先正勤
民弗怠有聞有硯有塘資我挹注水流有常其在
于今失其故道亦既旱止黍苗是槁凡歲大旱匪天降
凶旱不爲災匪天之功發棠匪惠蠲租匪德清清泉流
毋俾我塞瞻卬侯廟配享有位豈私諸公以報况瘁猗
嗟諸公百世之師稼穡維寶敢告有司

廣德湖遺愛廟碑

丙辰

鄞縣廣德湖始興於齊梁而廢於趙宋之崇甯其未廢
也吏修舉屢有功熙甯初張侯岫旣治湖卽湖之白鶴
山爲廟祀唐宋諸公曰白鶴廟旣而湖湮羣祀廢以其

廟專祀任刺史侗任刺史者貞元中修湖而見於唐史者也

皇朝乾隆閒全吉士祖望考圖經增議其當祀鄉社避之而未能舉也道光初里中新白鶴廟時董大令瀾家居始徵其言闢廟旁室爲位祀諸公後二十餘年克備物以祭於是諸君子謀曰室隘且陋其奚以肅明禋而報嘉貺是卜吉廟西實始作爲新廟始咸豐元年冬越某年告成旣成大令之孫名煊以本末來謁以請曰願有記余復爲斟酌祀典稍增損其人題廟曰遺愛而作而言曰嗚呼吾鄞人之愛長上何其久而不能忘也雖然猶是民也乃以徵賦之故而以爲仇讎一夫狂呼千社響應斬竹裂布揭旗題廟社雜還城府蜂擁而逼迫之必平價始已猶是民也何遽不愛其長上一至於此夫粟米者賦稅之所從出也而水利者粟米之所由來也四明海國也斥鹵不足資灌溉是故隄防蓄視溪湖爲性命唐宋諸公旣備舉水政其爲民納逋蠲賦又常數十萬今廣德廢矣西七鄉之田賴小江湖塘堰硤閘傾跌失故道無或過而問者疾苦利害聽諸民水旱豐凶聽諸天而催科則加之重焉則宜乎民之思諸公而久而不能忘也今巡道段使君方將舉大工修整洪

水塘以障小江湖之水經營瘡痍終將有成異時汪濊
洋溢而波及於廢湖之阡陌者皆使君之賜也民不忘
諸公其敢忘使君故因記遺愛之廟而喜而及之至於
諸公增損之典則別爲考鑄諸碑陰

宋姑祠碑

癸丑

泛舟入章溪溪南有山銳首而高矗者方圭尖也其下
爲宋隲昔宋氏聚族於此今墟矣方圭尖之麓有蝦山
如蝦稍西有鱸山如鱸鱸山之中宋姑墓在焉又西有
山展然如屏玉屏山也其東北臨溪而峭壁其下有潭
宋姑潭也潭水深碧溪水清淺溪北有庵與鱸山相望

曰普濟溪上人闢一室以祀宋姑宋姑者名蓮宋隲人
也趙宋之季山賊四起掠宋隲而驅姑以西時姑年十
九過峭壁躍入潭中尸浮於溪經旬面如生其父母以
葬於鱸山歲月浸久溪上人無知之者或耕於宋隲土
中得朽篋發之宋氏譜也率漫漶有可識者載姑事甚
具又久之崔君瀚與其徒鄭君星懷始爲之祀而以記
屬余嗚呼宋氏之先不祀忽諸而一女子獨身受俎豆
可以千百年而不廢湮沒至六百餘年幾可以泯滅而
終不閤之天於貞烈如斯其哀之也方圭故居禾黍離
離鱸山之墓縱橫而不可知酌潭水以拜祠下清風在

廟明月在溪將有感吾言而歎歎者矣

重修宋忠臣袁公祠堂碑記

代

癸丑

鄞城西五里望春橋東有祠焉所以祀宋咸淳進士殉節忠臣袁公諱鏞字天與者也其後袁氏以爲統宗之祠邇年重修旣成余門下兩袁生燾杰來言曰吾宗自宋南渡宗正寺丞知臨安府諱子誠始居鄞傳五世至天與府君府君死德祐之難專祀於月湖明天啟中遷今地

國朝康熙閒圯乾隆閒高祖漢寵府君董修其從子永北太守信吾府君記之久之民居火燬其聽事僉議興復工久不竣於是先考文瀾府君暨兩叔父請命宗長得公資及族人所助錢凡六百餘緡益以己資子四百緡鳩工於道光十一年正月一年歲事中奉忠臣塑像立主祀忠臣祖廟追而至於始遷祖臨安府君旁推其伯叔昆弟以及其子孫依昭穆以耐遵舊制也又闢其後創寢室祀祖妣而增益祭田所入旣豐祀事始備願逮今二十餘年未有紀載以表成功茲不肖兄弟方從事譜牒敢以爲請夫祠記者記所祠之人與所祠之地而已忠臣之烈王尙書詩之蔣教授傳之至其四世孫袁太常爲忠義錄而闡表備矣祠祀之沿革則高武部

之敬止錄全太史之祠堂碑又詳哉乎言之矣忠臣之
子孫代有人焉克興廢補闕以無忘宗功而吾爲之識
其成事與其歲月若是焉已矣雖然斯祠也所以祀殉
節忠臣者也袁之人胡爲乎而祠其宗也永北之言曰
忠臣公祠也而湖公之高曾祖禰以下及今此之子孫
而公之心爲之一快矣設祭之辰瞻拜列祖愾然各見
其父祖高曾而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矣斯言也殆以專
祀之祠而祠其宗而從而爲之辭者也夫忠義之有命
祀所以風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我聞有賢者之至也
而修吾誠謁見之接乎容聆乎言觀感之心常動於不
自知今入其庭而戶外之屨滿焉賓主雜選宜若與其
請見之意左矣且夫專祠之祭有司主之祭忠臣而強
之并祭其先未可也況列其千百世子孫之木主而強
之拜獻以去其可耶蓋自袁之人以爲統宗之祠而有
司之不供犧牲久矣夫間命祀廢祭典皆失禮之大者
吾願忠臣之賢子孫相與昌言而修明之也於是兩生
乃瞿然以興曰命之矣敢不與族人謀以無失斯禮是
用書其語貽之

烟岷樓文集卷十八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岷樓文集卷十八

十四

烟岷樓文集卷十八

男隆壽平甫校字

